

中國邊政

第十五期

紀念總統 蔣公崩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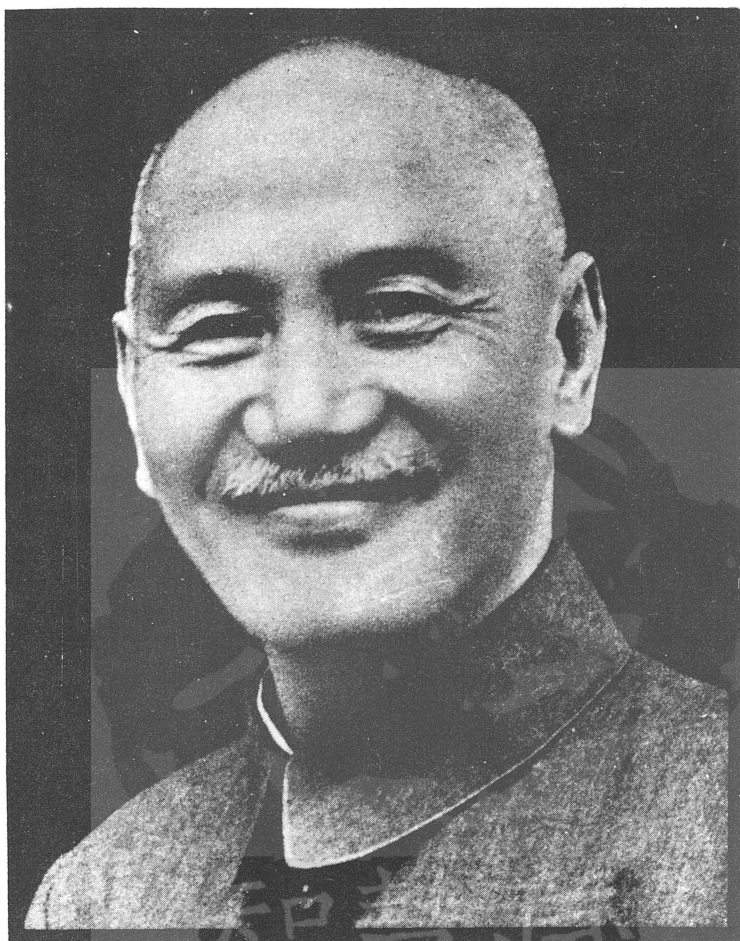
▲目 錄▼

貫徹故總統 蔣公對邊疆的遺訓·····	本社
一致精誠團結達成 蔣公遺訓·····	許占魁
總統 蔣公仙逝感懷·····	胡格金台
總統 蔣公之精神永遠與內蒙同胞長相左右·····	恩和塞汗
中國邊政協會及本社分電	
中國邊政協會電賀 蔣主席竭誠擁護領導	
認識邊疆·····	沈咸恒
「至元譯語」字詞考釋(續)·····	哈勘楚倫
中樞致祭成陵大典紀要·····	記者
「成吉思汗傳」之九——(續)·····	Harold Lamb 著
新疆之旅(續)·····	史耀古 著
會務報告	台克曼 著
	宋念慈 譯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出版

總統精神萬古常新



總統蔣公道鳴

自余未髮以來，即追隨

總理革命，無時不以 耶穌基督與

總理信徒自居，無日不為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謀設

民主憲政之國家，堅苦奮鬥，近二餘年來，自由星

地，日益精實壯大，並不斷對大陸共產黨，匪黨，各

南政治作戰，及復興國土業，方期日新月異，全國軍

民，全黨同志，絕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懷憂喪志！務

望一致精誠團結，服膺本黨與政府領導，奉主

存為無死之

總理，以復興為共同之目標，而中正之精神，自由

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實踐三民主義，先建安陸

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余革命之志

事，願亦即海外軍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職志，與戰

鬥決心，惟願盡善盡美，奮勇自強，非達我國

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文勤文惠，毋忘毋忽。

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奉府承

蔣宗義啟

嚴宗淦

蔣經國

阮文玉

田炳錦

楊亮功

余俊賢

貫徹 故總統蔣公對邊疆的遺訓

本社

全國軍民領袖、民族救星、革命導師、偉大的總統蔣公，不幸於本年四月五日夜以心臟病突發崩殂，噩耗傳出，全國同胞莫不悲慟逾恆，如喪考妣，舉世各國，無論與我有無邦交，其朝野的人士亦莫不聞聲哀悼。我邊疆各族同胞，夙受蔣公的深恩大德，更是哀痛萬分。現在蔣公既逝，我們必須擦乾眼淚，化悲慟為力量，以担負起蔣公遺給我們的責任，實現蔣公尚未完成的志業。蔣公在遺囑中諄諄告訴我們：「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凡屬國民，自均應篤實踐履，遵行勿渝，我邊疆同胞都係國民的一份子，當亦應益勵忠貞，對此四大目標貢獻其力量。同時，對於蔣公有關邊疆方面的遺訓，我們生長邊疆或從事邊疆工作的人員，尤應策勵，期其貫徹，以告慰蔣公在天之靈。

蔣公有關邊疆方面的遺訓，綜言其要，約有：

一、各族同屬昆弟甥舅 蔣公在手著的中國之命運第一章中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在三千年前，我們黃河、長江、黑龍江、珠江諸流域，有多數宗族分佈於其間，自五帝以後，文字記載較多，宗族的組織更班班可考。詩經上說：『文王子孫，本支百世』。就是說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詩經上又說：『豈伊異人，昆弟甥舅』。就是說：各宗族之間，血統相維之外，還有婚姻的繫屬」。蔣公又在中華民族整個共同責任的講詞裏說：「我們中華民國是由整個中華民族所建立的，而我們中華民族乃是聯合我們漢滿蒙回藏五個宗族組成一個整體的總名詞。我國說我們是五個宗族而不說五個民族，就是說我們都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樣。詩經上說：『本支百世』，又說：『豈伊異人，昆弟甥舅』，最足以說明我們中華民族各單位融合一體的性質和關係」。由這些話裏，我們知道：漢滿蒙回藏諸族，或出於同源，或由於婚姻的繫屬，在血統上，如非昆弟，即屬甥舅，其關係是何等的密切。因此，內地同胞與邊疆各族之間，既應相見以誠，不宜互有歧視，更應本着蔣公這種博大仁愛的指示，以「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精神，緊密的團結在一起，共同對國家盡其應盡的責任。

二、各族一律平等 蔣公在中國之命運第二章裏說：「比及辛亥革命成功，我國父首先宣布五族共和的大義，以解除國內各民族的軛轡，而致於一律平等的境域，由此以至於今日，我國政府仍一本我國父的遺教，以及中國國民黨的歷次宣言，一掃滿清對內的卑劣政策，務使國內各宗族一律平等，並積極扶助邊疆各族的自治能力和地位」。蔣公又在中華民族整個共同的責任

講詞裏說：「就我們對於整個中華民族的關係而言，我們無論屬於漢滿蒙回藏那一宗族，大家同是構成中華民國的一份子，猶如一個家庭裏的兄弟手足，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生死榮辱是相互關聯的。就我們對於國家的關係而言，我們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都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對於建立中華民國大家都負有共同的責任，都應該盡到共同的義務，亦都能享受平等的權利。」又蔣公在反共抗俄基本論第六章裏說：「我們要重申國內各民族平等合作的原則，努力促成各民族團結」。我們知道，國父倡導革命即以「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為目標之一，蔣公繼承國父遺志，以實行三民主義為最高理想，對於「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尤所重視。我們自應遵循此等遺訓，平等合作，並積極扶助邊疆各族的自治能力和地位，俾共同為救國建國而致力。

三、邊疆內地平均發展 蔣公在中國之命運第五章裏說：「我們中國在平等條約的束縛之下，都市有畸形的發展而為人口所集中，政治建設亦相率而趨為少數之都市，因之，國土荒廢，邊疆空虛，以致國不成國，侵陵頻至。現在平等條約既已撤廢，則今後的政治設施，必一掃過去偏枯的積弊，而期於全國各區域皆有平均的發展」。蔣公在同書同章裏又說：「國父實業計劃，其規模遠邁漢唐，其精神更有以會通現代世界經濟的變局，實為我們中國建設的遺教，其中最體大思精的莫如實業計劃。總理說：『總理關於物質建設的遺教，其中最大體大思精的莫如實業計劃。總理說：『國家建設之首要民生』，他的實業計劃完全以暢裕民生為出發點，實業計劃實現之時，即經濟發達，物質建設成功之日，國民的食、衣、住、行、育、樂等民生問題就可解決，當然成為富強安樂的新國家」。由此可見，蔣公對於邊疆地區各族同胞生活狀況關切之深，而以實行國父實業計劃為建設邊疆、解決邊疆各族同胞的民生問題及掃除過去偏枯積弊的首要之圖。因為實業計劃包含着建築、西北、西南、高原、東北、東南及中興鐵路系統之六大計劃，而配合以交通、商港、都市、水利、工業、農業、礦業、灌溉、林業等建設，無遠弗屆，接連海陸為一，使邊疆與內地如手之於臂，我們於光復大陸後必須遵照實施，然後全國各地始可同臻於繁榮，全國同胞始可同享生活富裕的幸福。

四、保障邊疆傳統生活的自由 蔣公在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告西藏同胞書中說：「我中華民國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會組織，保障西藏人民信仰和傳統生活的自由」，這雖是對西藏同胞而言，但對於其他各地區的邊疆同胞，蔣公莫不寄以深切的關注，一視同仁，對於其固有的政治社會組

織均極尊重，對於其人民信仰和傳統生活的自由，均力予保障，尤其自大陸陷匪，所有邊疆同胞均陷身於水深火熱之中，遭受種種迫害，蔣公無時無刻不以光復大陸解救同胞為努力的鵠的。蔣公在該告西藏同胞書中又說：「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一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更可見蔣公對於邊疆同胞本身意志的特別重視，政府方面總是本着「積極扶助邊疆各族的自

一致精誠團結，達成蔣公遺訓

許占魁

總統蔣公逝世之後，海內外同胞感於他的深仁厚澤與彪炳勳業，所發出的哀慟與悼念，各國名流與輿論界對他的崇高人格與偉大貢獻，所表現的推崇與懷念，真可謂曠古未見，史無先例，這證明了人心的向背，也證明了人類歷史上民族與國家存亡的一個基本法則，便是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民心凝結，士氣高昂，為共同理想團結在鞏固的領導中心下，縱然情勢危急，環境惡劣，終必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反之，如果民心渙散，士氣消沉，人民對領導者失去信心，而領導者內部又爭權奪利，相互傾軋，縱然煊赫一時，亦必土崩瓦解，煙消雲散。國家元首被人民如此愛戴，受世人如此推崇，國家前途的光明，當然是可以預卜的了。

如今，蔣公已離我們而去，對於這位中華民國的偉大領袖、中華民族的偉大救星的不幸逝世，我們邊疆同胞的哀痛，不祇是爲了失去了國家的英明元首，更覺得是失去了一位導師，失去了一位慈祥的家長。

溯自國父倡導革命，即主張中華民族自決，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因此，邊疆有識之士紛紛響應參加革命，初以各種不同名義為掩護，分別成立同鄉會，或各行各業之組織，名為聯誼為族人謀福利，實則為含有政治目的的地下革命組織。不少人為此而毀家紓難，不少人因此而喪失生命，但爲了民族自決、民族平等的崇高政治理想，邊疆同胞毅然決然不惜犧牲，前仆後繼，真能達到國父所說的政治地位平等，共享共和幸福的目的。

辛亥革命成功，國父宣布了「五族共和」的大義，務使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並積極扶助邊疆各民族的自治能力和地位，賦予宗教、文化、經濟均衡發展的機會，而增強其向心力與團結力，對於整個國家與中央政府，共同愛護，一致擁護，和衷共濟，休戚相關，俾我中華民國日益富強康樂，而三民主義亦得發揚光大於世界。

國父在這方面有不少名言，如：「五族一家，各於政治上有發言之權，凡我國民均應互相團結，以致共和

治能力和地位」的原則，力予扶助，以達成其願望。

總之：國家是整個的，民族是整體的，內地之與邊疆唇齒相依，關係密切而不可分離，當此大敵當前，國土待復的時候，我們必須隨時隨地、體念故總統蔣公的遺訓，精誠團結，自勵自強，力求實踐與貫徹，以救國救邊，而使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與新邊疆，底於完成，方不負故總統蔣公所交付給我們的歷史任務。

政治於完善之域，而國家乃進於強盛，共和之目的，乃可達到。」

「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

「五族一家立於平等地位，以後五大民族，同心協力，共策國家之進行，使中國進於世界第一文明大國，是我五大民族共同的責任。但願五大民族，相愛相親，如兄如弟，同赴國事。」

總統蔣公秉承國父扶植弱小民族之遺志，進而發揚光大，他對於「中華民族」一詞的闡釋，最為精闢而肯定，他說：

「我們中華民族，不是一族的民族，完全是拿漢、滿、蒙、回、藏五個種族合起來，纔成功為整個的中華民族。這是歷史上、地理上、文化上都可以證明的，也是整個的，不能分開的。」

又說：

「歷史的演進，文化的傳統，說明五大民族是生命一體，不只榮辱與共，而且休戚相關」。

關於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蔣公說：

「我們中華民國，是由整個中華民族所建立的，而我們中華民族，乃是聯合我們漢、滿、蒙、回、藏五個種族，組成一個整體的總名詞。」

「我們都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樣。」

「我們中華民族是整個的，我們的國家更是不可以分割的。」

因此，他更進一步說：

「今後，我們在精神上更須團結，在感情上更要親愛精誠，彼此密切提携，共同奮鬥。」

「所以全國國民不分宗族，不分宗教，對於中華民國和整個的中華民族，大家都有共同的責任，那就是要盡到我們共同一致的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任務」。

蔣公對於邊疆歷史文物的保護，更是特別重視，對於邊疆子弟固有語言的修習時加督勵，對於邊疆同胞從事革命的黨員同志倍加愛護，對於任何挑撥民

族感情的言論一律禁制。在蔣公的心目中，絲毫沒有內地邊疆之分，甲族乙族之別，即使滿、蒙、回、藏各族之外的其他少數民族，也不例外。

對日抗戰前後，關於邊疆的開發、建設、政治、教育乃至畜牧生產、醫藥衛生，蔣公都會制訂實施計畫或頒發政策綱領，載在中國國民黨的政綱政策之中，又在歷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政治報告、決議案以及其他法令規章之中，有關邊疆問題部分，無不切中機宜，符合當時以至當前的需要，也證明了蔣公的高瞻遠矚，對於邊疆的關切與愛護的至意了。因此，政府播遷來台之際，不少邊疆同胞冒死追隨，蔣公更不時召見，殷殷垂問，其情有如家人父子，尤對邊疆同胞子女教育方面，給予政策性的優待，予我邊疆同胞以無限親切溫馨之感。

在國父和蔣公兩位偉人的遺教裡，我們特別重視「團結」這兩個字的含義，因為只有團結，國家才能臻於統一；只有團結，才能起而抵禦外侮；只有團結，才能擊敗頑強的敵人；只有團結，才能反共復國，完成國民革命。國父在他的遺教中，拿團結來諄諄教誨我們，自必有其莊嚴的目的在。如今，

總統 蔣公仙逝感懷

六十四年四月六日，是星期日，每逢星期日，我們幾位蒙文班教師，例行的到台北市古亭國校，由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一時三十分的小時時間，予蒙古小孩們上蒙文課，便那些孩子們學習自己的語言文字，因此我們就不能像一般公教人員一樣，星期假日在家休息或晚起。我們每天所看的報紙，平常都在早晨六時左右送來，除非報導特大新聞外，向來不耽擱時間的。但今晨一直到八時四十分，報紙仍未送來，報紙遲送的時候曾經有過，那就是我國的少棒、青少棒、青棒的健兒們在國外打勝，而為國增光的時候。但現在不是國家棒賽的時候，因此筆者暫作一假定，就以為送報的人可能換了新人，因新人對讀者地址不熟之故，就把報紙誤送到別人家了。約九時三十分走到古亭國校時，另一位蒙文老師包克先生，以沉重的臉色說：「喂！總統蔣公於昨夜十一時五十分因心臟病突發而逝世，這是一位榮民送報的途中告訴的。那位榮民一手拿著報袋，一手擦着眼淚說：『我們都是跟着老先生來到台灣，現在他老人家先離開了我們，我們再也跟不了啦！』這新聞真如同晴天霹靂，頓時悲從中來。蒙古學生來齊後，由本班主持人德古來先生宣佈全體起立為故總統蔣公默哀三分鐘。下課回家途中，看到家家戶戶都懸掛了半旗，每人臉上都顯露出震驚和悲戚。四月五日，是正值清明掃墓的民族節，是日整天天氣晴朗，惠風和暢，是入春以來少有的好天氣。但當蔣公剛崩殂之時，忽然迅雷急雨，風雲變色，

總統蔣公也在他的遺囑中要我們「一致精誠團結」，可以想見「團結」在兩大偉人的心目中所占的地位了。

我們眼見我們的友邦，因為內部不夠團結而遭致傾覆，也看到我們的鄰邦，因不團結而政局不穩，又看到我們的盟邦因政府與國會立場互異，而使盟友敗亡，轉致其他盟邦不再信任，而陷於孤立；更看到自由世界因不團結，以致為敵人各個擊破，脫離民主陣營，而淪入鐵幕。這一切還不够使我們警惕嗎？蔣公告訴我們「中國之命運，完全操之於我們手中」，因此，我們今後只有信賴政府，在蔣主席的領導下，一致精誠團結，以復國為目標，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

二十多年來，中華民國在蔣公的英明領導下，自由基地日益安定壯大，人民生活日益富足康樂，政治修明，民權伸張，民生進步，國防堅固，在整個亞洲各國中罕有其匹，也為自由世界各國所稱羨。不幸於此世變日亟，外股橫逆之時，蔣公離我們而去，全國同胞於哀悼之餘，更當立定志願，力行遺訓，精誠團結，不僅為復興基地的建設而努力，更應為光復大陸而效命。

胡格金台

蔣公的仙逝，不僅令人悲慟萬分，且天地亦為之同悲也。

蔣公的靈柩九日移至國父紀念館，十日開放供國人瞻仰。自十日晨始至十五日午夜為止的六天瞻仰中，每天人山人海，排列成綿延數里的長龍，從早到晚，摩肩接踵的人群裡，有扶老携幼的男女老少、青年學生、公教人員，各行各業的人都有。雖因人眾擁擠烈日燦灼，但人人均欲瞻仰蔣公的最後遺容，藉抒崇敬之念，故雖長時間排隊等候，亦毫無倦容。進入紀念館瞻仰遺容之人，大多傷心落淚，失聲痛哭，表露其愛戴蔣公的心情。孟子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可知人心之歸，即天意之所向也。

瞻仰遺容時有一剛會講話的稚童問其母說：「老公公怎麼還在睡覺？」其母半啊才說：「老人家太累了，所以休息。」（這則新聞聯合報所報導）這句話實在勾起了種種往事的回憶。

蔣公真的累了，並且累得太厲害了。因為蔣公自從繼承國父遺志以來，即以救國救民為己任，東征北伐，剿匪戡亂，全面抗戰，廢除不平等條約，使我國成為四強之一，制憲行憲，確立民主自由政體，建設台澎金馬，鞏固復興基地等的豐功偉績，固為有目共睹的彪炳事蹟。但為達成這些事項而努力奮鬥過程中，他老人家不知遭遇了多少艱難險阻，耗費了多少心血！雖然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行拂亂其所為，增益其所

不能」，但蔣公所遭遇的煩心傷神的事太多了，例如十七年揮師北伐，大陸淪入鐵幕，國際間的姑息逆流，日本政客們的以怨報德，在在都足使他心力交瘁，積勞成疾。

當大陸變色時，凡是來台的人，都因唾棄共匪黨違背人性的暴政，拋棄了錦繡河山，離開了溫暖的家園，紛紛逃離魔掌，也迅速設法齊集蔣公所高舉的青天白日滿地紅自由民主的旗幟之下。

二十餘年來，我們的復國基地台灣，在總統蔣公的英明領導之下，無論政治、軍事、經濟、文教等方面，均有輝煌的成就，社會秩序井然，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與大陸共匪的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情形相比較，真有天淵之別。六十一年初，雖因尼、毛勾結，致一時陷我於不利，終因總統蔣公「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及「我國命運操於吾人手中」的昭示，使國人心理趨於安定，使惡劣的國際地位，轉危為安。因此我國雖於是年被

迫退出聯合國，但我國的一貫反共立場，依然屹立如山，國際地位穩固如恆，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雖因以阿戰爭，而導致了能源危機，但亦由於政府的新措施得宜，致我國經濟，並未遭受重大影響，亦為並世各國所不及。此皆由於蔣公的英明領導所致也。

蔣公遺囑中說：「……絕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懷憂喪志……」又說：「……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

在此遺訓的感召之下，每個人都懷着「化悲痛為力量」的決心，各個在工作崗位上加倍努力。尤其青年學生們先後發起獻機捐款，參加工程行列，提前申請從軍繼續留營等報國運動的壯舉，如火如荼，匯成巨大的精神力量。吾人必須把握此好的開始，一致精誠團結，服膺政府領導，矢勤矢勇，達成國民革命的責任，以慰蔣公在天之靈。

總統 蔣公之精神永遠與內蒙同胞長相左右

恩和塞汗

四月五日深夜，我訪友歸來，甫抵家門，突然氣候遽變，雷鳴電閃，暴雨如注，仰望窗外，一道電光騰空而去，此時已將近十二時矣。我尚有早起散步之習慣，翌晨整裝出發，走至中央新村公路局車站附近，巧遇同鄉羅柏森先生，他一臉嚴肅，告以我們偉大的領袖蔣公昨夜逝世的噩耗，乍聞之下，好像頭部受到鐵棍猛擊，眼前一片漆黑，兩腳發麻，不能行走，經羅先生扶持，在公路局站休息片刻，精神稍定，慢慢的我覺察出似乎喪失了精神的支柱。想起總統蔣公之離我們而去，不禁鼻酸，眼淚奪眶而出。我與羅面面相覷，若有所失，回憶昨夜十二時前之電光昇空、適總統蔣公於十一時五十分逝世之時刻，我在家中，殊不知那就是巨星殞落、飛龍昇天之歷史性鏡頭了。

總統蔣公崩逝的消息，於四月六日晨迅速的傳遍台灣各地，全國立即陷於一片悲戚與嘆哭聲中，其情之真，其慟之切，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我們堅決相信，在大陸上的七百萬內蒙同胞得知蔣公噩耗，其內心的悲痛，當更有過之。這充分表達了我全中國海內外同胞不分區域對總統蔣公的尊敬與愛戴之赤誠，更說明了，蔣公的偉大人格與革命精神，尤其是對蒙古同胞的愛護，更是無微不至。抗戰勝利以後，對誤入歧途的蒙古同胞的赦免，撥專款撫慰流離失所的蒙古同胞，一再的派蒙古宣撫團或宣導團到內蒙古各盟旗去慰問受日本軍閥欺壓過的內蒙同胞，使內蒙同胞得到無比的溫暖，內蒙同胞對總統蔣公感戴之深，實非語言文字所能形容。蔣公每次到北平巡視，必在其旅邸接見內蒙古旅平各盟旗首長或代表，垂詢彼等生活情形及內蒙情況，

苦有疑難問題，無不指示週詳，妥為解決。

三十八年政府播遷台灣後，有部份內蒙同胞追隨政府來台，他們剛到台灣以後，流離失所，一般生活均甚清苦，總統蔣公親自關照有關機構，對升學青年特別優待，失業者，按月補助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對生活困苦者，年節均有慰問金之贈送，並常派員到有關機構，召集蒙古同胞談話，撫慰備至，使蒙胞永沐於和風煦日之中，續予輔導就業，生活均獲得改善。

目前在台蒙胞子弟大學畢業者將近一百六十人，國外留學者亦有五十餘人，此皆我總統蔣公為培植將來建設蒙古之幹部人才所恩賜，我們蒙古民族是知恩必報的，所以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和子子孫孫，必將永矢不忘。現在他老人家雖然已離我們而去，可是他老人家的精神永遠與內蒙同胞長相左右，他老人家慈愛的笑容與仁慈的胸懷永遠活在每一個內蒙同胞的心中，全體蒙胞永奉他老人家為無形領袖、無形的大家長。內蒙同胞失去了他們的領袖、失去了時時關懷他們的慈祥的大家長，他們內心的哀戚及每一串流下的熱淚，都是一串熱誠的感激。

一位偉大的革命領袖並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和國內每一個民族站在一起，每一個民族都會感覺到，他是與各民族福禍與共，親切不可分。今天，全國同胞的眼淚，更肯定總統蔣公的偉大，也更證明我們是多麼的敬愛他老人家。民國二十年左右，總統蔣公正在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我在內蒙家鄉只是個十來歲的小孩子，可是常常聽到家中長輩們談論到他老人家如何的

偉大，在我的幼小心靈中，已經對他老人家印下了深刻的尊敬烙印，當時的內蒙家鄉正在受當地軍閥的壓迫，民不聊生，我們每天伸着脖子等待他老人的軍隊，趕快到內蒙，拯救內蒙同胞脫離於水深火熱之中。我還記得當時內蒙家鄉無論老少婦孺，對總統 蔣公的大名，都耳熟能詳，內蒙同胞一致認為他老人家才是我們的救星，祇有他老人家方能改善內蒙人民悲慘的命運，內蒙人民由於常受當地軍閥的欺侮和不平等的待遇，祇有暫予隱忍的一途，因此，使我們知道生活在軍閥鐵蹄下的內蒙人民是如何的痛苦，而解除這政治上的枷鎖，非得有像總統 蔣公這樣大軍事家大政治家的領導，收回內蒙歸還中央政府直接管轄不可。當時，內蒙地區的消息很閉塞，十半月才能從關內做生意回來人的口中，得到一點。蔣總司令統率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北方軍閥節節勝利的消息，當地軍閥所統治下的報紙，內蒙地區也非得有三、五日才能讀到一次，讀到的人，一傳十十傳百的大家才能知道一些勝利的消息，而軍閥統治下的人所辦的報紙，怕惹來麻煩，雖然在言論上不敢公然支持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可是內心都是擁護的，字裏行間不難看到，由於內蒙人民憎恨軍閥，大家都以傳遞勝利消息為快，都喜在心頭，尤其是得到日軍在山東半島阻礙北伐的消息，內蒙人民無不切齒痛恨，祇是不敢形之於色耳。

民國二十年日本軍閥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繼續佔內蒙各盟旗。屠殺壓迫，無所不用其極。蘆溝橋事變後，全國民眾在總統 蔣公堅苦卓絕的領導下，浴血抗戰，終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獲得最後的勝利，內蒙同胞亦得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那時我尚在內蒙的家鄉，可是已經二十幾歲的大人了，記得

中國邊政協會及本社分電

蔣夫人致唁並敬輓 總統 蔣公

我中華民族偉大領袖總統 蔣公繼承 國父遺志，畢生致力國民革命，五十年來，謀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先後完成東征、北伐、統一、剿匪、抗戰以及行憲等歷史任務，其為國家及人類之貢獻，實為舉世所同欽。不幸於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崩逝，噩耗驚傳，風雲變色，舉國如喪考妣，為之哀慟啜泣。中國邊政協會及中國邊政雜誌社會分別電唁 蔣夫人節哀珍重，並於奉厝大典時敬輓 總統蔣公。茲將電文及輓聯錄載於后：

經國先生院長並請轉 蔣夫人禮鑒：驚悉

總統 蔣公逝世，頓失偉大領袖與革命導師，曷勝悲痛！當此大敵待殲之際，尚祈勉節哀思，為國珍重。本會同仁等誓竭赤忱，願效忠貞，以實踐 總統 蔣公之遺囑，而共襄復國之大業。謹電致唁，敬請 垂鑒。中國邊政協會(64)(8)叩。

經國先生院長並請轉 蔣夫人禮鑒：驚悉

總統 蔣公逝世，曷勝悲痛！當此國土待復之際，尚祈節哀順變，為國珍重為禱。謹電致唁，敬請 垂鑒。中國邊政雜誌社(64)(8)叩。

當時聽到抗戰勝利的好消息，內蒙同胞歡欣鼓舞，真有「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令人感動的情形。民國三十八年政府播遷台灣，總統復行視事，實行三民主義，繼續反共復國政策，二十餘年間將台灣造成一富強康樂、政治民主、民族平等、生活自由、進步繁華、安和樂利，免於共匪迫害的新社會。內蒙古七百萬同胞日日過着如地獄般的生活，東望「王師」來拯救他們的心情，真有如大旱之望雲霓。他們之所以忍辱偷生，只有一個希望，是他們多年仰望和尊敬的大家長 蔣公率領國軍打回大陸，使內蒙同胞重新回到民主自由的中央政府懷抱裡，讓他們親眼看到殘害百姓欺壓同胞的共匪暴政的覆亡。

總統 蔣公之逝世，對於內蒙同胞來說，雖是無可彌補的損失，但是他老人家的偉大人格，宛如日月經天，照耀寰宇，在三民主義建設、反共復國的規劃方面，留下了永世不滅的楷模。在其遺囑中，又為同志同胞留下可資長期遵循奮鬥的目標。

所以，在感情上，蒙古同胞固然未能看到 蔣公的勝利歸來，但蒙古同胞却有自信能到他老人家的英靈，將永遠加佑蒙古，為蒙古同胞所膜拜。

蔣公逝世矣！音容不遠，我們誓言，俟光復大陸收復內蒙後，一定在內蒙草原上最適當地點，建立一座巨大的 蔣公銅像，將他老人家的遺囑鑲刻於銅像腳底，以做內蒙同胞日常生活上之準繩，為精神上之標準，讓大家都以他老人家反共愛國堅毅沉着為榜樣，奮力自強，發揮無比的道德勇氣，使內蒙變成一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義的新樂園，以慰他老人家在天之靈。

總統 蔣公靈鑒

惠澤被邊陲，遐域絕荒同感戴；
大星隕鯤島，江雲海水盡銜哀！

中國邊政協會全體會員敬拜輓

總統 蔣公靈鑒

備沐厚德深仁，合四方萬族之心，齊申哀敬！
繼志累通重譯，弘五洲大同之業，薦告神明。

中國邊政雜誌社全體同人敬拜輓

中國邊政協會電賀 蔣主席竭誠擁護領導

總統 蔣公崩逝，靈輓奉厝慈湖後，中國國民黨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召開了十屆中央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全體出席人員一致以銜悲誓志的革命情懷，敬謹接受其 總統遺囑，全力奉行。此次臨全會決議將黨章第五章「總裁」一章保留，作為執政黨永恒之紀念，與對 蔣公之尊敬與崇仰。臨全會的另一歷史性決定，就是決議中央委員會設主席一人，並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之主席，綜攬全般黨務，並一致推選蔣院長經國先生為主席。蔣院長經國先生，服膺 國父主義，久承 總統庭訓，歷經艱鉅，足當大任，尤其最近三年來在行政院長任內，肆應國際變局，克服經濟危機，更獲得全民之信賴。此一決定公布後，立即獲得國內外全體同胞一致之支持與擁護。中國邊政協會代表海內外邊疆各族全體同胞上電 蔣主席一致擁護，掬誠祝賀。茲將中國邊政協會電文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復函內容照錄於后：

中央黨部社會工作會轉呈 蔣主席經國先生賜鑒：欣悉中國國民黨第十屆臨時全會，一致推選 先生為中央委員會及中央常會主席，深慶得人，至為振奮。從茲鴻謨遠樹，佇看領導中心之鞏固，卓猷不顯，定卜復國大業之成功。本會同仁誓在賢明之領導下，團結海內外同胞，竭誠擁護，共效忠貞，謹電祝賀，恭請 垂鑒。中國邊政協會(64)(5)(2)叩。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復函

最速件 六四秘綜字第〇一〇一號

本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一致決議推選

蔣常務委員經國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常務委員會主席。承惠電致賀，至深感謝，除彙報 蔣主席嘗閱外，特先奉復。此致

中國邊政協會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

六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認識邊疆

——五十年以前外蒙古之回憶

沈咸恒

一、外蒙古之獨立

外蒙古在中國之北部，邊界綿長，自鮮卑利亞為帝俄所侵佔，北方全與俄羅斯交界，俄國蠶食中國北部邊疆，史不勝書，失地甚廣，但俄帝得寸進尺，至此外蒙古乃直接暴露於俄帝窺伺之例，無時或已。

日本維新之後，併吞朝鮮，乃與我國國土毗連，在其北進政策之下，侵略日亟，尤與俄國南進侵華政策相衝突，明爭暗鬥，竟在我國國土之上，成為日俄兩國之戰場，喧賓奪主，中國之邊疆，形勢乃益危殆。

日俄戰爭之後，兩國為宰割中國，避免衝突計，竟於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訂立密約，擬定勢力範圍。一九一〇年又訂第二次協定，於密約內規定，「日本合併韓國，俄不反對，俄於伊犁、蒙古有所進行，日亦承認之。」俄因獲得英日諒解，要求清廷承認其得在外蒙古「自由移居」與「無稅貿易」。

外蒙古在大漠之北，本為喀爾喀部所居，清康熙年間已內附，原分三部，後增一部為四部各成一盟，加科布多及唐努烏梁海，共為六部；

- 一、土謝圖汗部，即汗阿林盟；
- 二、車臣汗部，即克魯倫巴爾和屯盟；
- 三、札薩克圖汗部，即札克必拉色欽畢都里雅諾爾盟；
- 四、三音諾顏部，本屬土謝圖汗部，汗即齊齊爾里克盟；
- 五、科布多；
- 六、唐努烏梁海。

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外蒙古在俄帝策動下，借「會盟」為名，由親王杭達多爾濟招集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恰克圖四盟王公，密議獨立，不久因武漢革命軍起義，蒙古王公乃以「今內地各省，既皆相繼獨立，脫離滿洲，我蒙古為保護土地宗教起見，亦應宣布獨立，以期萬全。」為理由，於十一月間，聯合俄軍，驅逐清廷派駐外蒙古辦事大臣，共舉活佛哲布尊丹巴為大皇帝，定國號為「大蒙古國」，建元為「共戴」元年，此即近代史上外蒙古之第一次「獨立」也。

二、短暫之自治及取消

帝國主義俄羅斯於德惠外蒙古獨立之後，積極進行侵略工作，駐十萬大軍

於恰克圖，及沿蒙邊境覬覦，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元年）帝俄又與日本第三次訂立協定，內容規定「東北」係指中國之東北即東三省之北部和外蒙古，歸入俄國勢力範圍，而東北之南部及內蒙古，則劃入日本勢力範圍。」並約定「雙方輔助應得利益之拓展，以及制止中國在兩國勢力範圍之活動」。頗有攻守同盟之意。

當此時也，中華民國成立，袁世凱政府乃兩次致書於外蒙古之哲布尊丹巴，勸其取消獨立，痛陳「蒙古與漢境，唇齒相依，猶堂奧之於庭戶，合則兩利，離則兩傷。」並勉以五族共和之義！一面向俄國提出抗議，當時外蒙古恃帝俄之援，政權落入親俄派之手，復稱「……獨立自主，係在清帝辭政以前，業經布告中外，起滅何能自由，必欲如此，請商之鄰邦……」，乃俄國復興外蒙聯軍，攻陷唐努烏梁海，攫取外蒙全部權益。

帝俄至此，已夷外蒙古為其保護國，國人大譁，一致倡議征蒙，誓為政府後盾，惜民國初建，力量未易集中，除交涉外，似無別圖。彼時筆者尚在學齡，以宣傳之力，亦知其梗概，回憶於首都列隊遊行請願，殿於大中學生之後，其愛國情緒，憤慨激昂，不亞於以後「五四」之所見，邊疆問題之纏繞於心境者，已於是始。

自外蒙古獨立，民國政府以俄蒙協約及密約，在在侵犯中國權益，中俄雙方，幾經交涉，始協議於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訂立聲明條件，依此聲明，中俄蒙三方代表，乃於一九一五年六月，在恰克圖訂立中俄蒙三方條約。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古之宗主權，對外蒙古之內政外交有干預之權，於是中國與外蒙古，復修於好，中國亦承認外蒙古之自治，派駐都護使於庫倫，要地得設都護副使或參贊，並得酌派保衛武力，為數有限制，中國得於外蒙古設立銀行、郵政局、電報局等，此為外蒙古之自治時期。

外蒙古至自治時期，北京政府始稍注意經營，設西北籌邊使一職，並以籌邊使徐樹錚兼外蒙古冊封使，二次親去庫倫恰克圖一帶，對哲布尊丹巴以禮遇。此時有在外蒙古設立警察之議，同時並實際增加軍隊一旅，旅長為褚其祥，旅部設庫倫，並分駐於恰克圖烏里雅蘇台，簡稱烏城，有駐防性質，與前之派駐官署機關守衛者不同矣。

清時，外蒙古庫倫，原設有大清銀行，此時亦恢復，由中國銀行去設庫倫分行，仍在原址開業，並於恰克圖、烏里雅蘇台設分支機構。中國銀行，在民國元年成立，由大清銀行改組，為當時之國家銀行性質，有代理國庫及發行鈔

票之特權，中國銀行到外蒙古後，即發行鈔票，於是外蒙古之貨幣制度，亦隨之改易。

原來外蒙古之通貨，為俄國之紙幣——盧布，俗稱俄鈔，俄設有華俄道勝銀行，至此改用中國銀行發行之銀元兌換券，但有一特點，即此項兌換券，不在外蒙古境內兌換銀元，券上均印明「張家口」字樣，須在張家口始可兌換，此制頗利於中國，吸收白銀不少，亦為外蒙不滿原因之一。

正在我國銳意經營外蒙之際，因歐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急轉直下，一九一七年，俄國發生革命，鮮卑利亞亦亂成一片，蒙局大有改變，進展順利，更有利於中國，筆者於一九一八年春入蒙，目觀其取消自治，雖為平生一大快慰之事，但惜好景不常，旋於一九二〇年撤返北平，未及一年，外蒙又遭慘變，僅以未逢亂事為幸，從此大好河山變色，徒留二、三年在蒙之回憶，殷憂無已，隱痛實深！

三、一夜之間蒙俄軍突佔庫倫

可汗，本西域國主之稱，讀音為「客塞」，後蒙古亦稱其君為汗，汗即「可汗」之略。庫倫之南，有汗山，在蒙古土謝圖汗部中旗，蒙語稱為「汗阿林」、「阿林」即「山」也。元太祖微時，嘗避難於此，亦土謝圖汗部諸旗會盟之所，故土謝圖汗部，亦名「汗阿林盟」。汗山實亦一重要之地，以未加防範，為俄蒙兩方軍隊秘密結集於此而不知，乃於一夜之間，翻越汗山，突襲庫倫，在庫軍民，且戰且退，混亂四散，庫倫竟如此輕易陷落，其他亦無重鎮可以防守，不數日延及恰克圖、烏里雅蘇台等城，皆相繼失陷，全蒙又不復為中國之版圖矣。據當時歸來之人談，有的則自內蒙返，有的則由俄境循中東鐵路自東三省返，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能生存者，已屬萬幸，外蒙古人之親華者，大都亦遭難，死事之慘，莫此為甚。

帝俄雖被共黨推翻，但在鮮卑利亞境內，尚有帝俄分子抗拒，其首領為謝米諾夫，先後與日本勾結，仍為患我蒙邊，共產黨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成立後，稱蘇聯，其侵略蒙古，與帝俄時無少異，在一九二三年，蘇聯與外蒙締結密約，使外蒙古亦蘇維埃化，俄蒙關係更加緊密。

一九二一年之庫倫事變，與以後之一九三一年瀋陽事變，可說完全一樣，所不同者，瀋陽事變，震動國人，口誅筆伐，猶有一派氣勢，而當瀋陽事變前十年之庫倫事變，國人似知者甚少，向無外蒙古第一次獨立時之反抗聲勢，筆者閱歷如此，至今猶難以忘懷，乃以「認識邊疆」為題，寫出五十年以前外蒙古情形之回憶，提供研究邊政者之參考。

四、衝要繁華之庫倫都市

庫倫為外蒙古之首邑，自偽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組成後，即以庫倫為其首都，今南已與察哈爾省之張家口及大同，銜接平綏鐵路，北經恰克圖入俄境，與西伯利亞鐵路接軌，交通便利，已非昔比，衝要繁盛，更甚於前。

庫倫，在土謝圖汗部中旗境內，位汗山之北，介於圖拉河哈拉河之間，人物顯要，商賈輻輳，為外蒙古第一大會於一八六〇年（清咸豐十年）中俄北京條約訂約之後，開闢為商埠。市街分三部，中為活佛官殿所在，曰官殿區；西為諸寺院所在，曰喇嘛區，亦稱西庫倫，又稱西營子；東為商場所在，曰東庫倫，亦稱東營子，兩端相距約十五里。

庫倫，蒙古語為城圈木柵，其地有木柵如城，俄人則名之為「烏爾嘎」。中部為喇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居，獨立時設六部衙門亦在此；東部為我國之官署機關及山西幫商人所居，中國銀行亦設於此；西部實即蒙都，市街整齊，儼為一大都市，喇嘛廟、俄領館、河北幫及其他商肆，均集於此，市區交通以馬、汽車或乘馬以代步。

庫倫瀕圖拉河，圖拉河在土謝圖汗部中部地區，有三源，均出肯特山西麓，合而西南流，復折西，折西北，沿途納哈溪、庫爾、烏里雅蘇台、色而必諸河、入鄂爾坤河，蜿蜒出入於叢山之中，長約千餘里，河水清淺，頗利灌溉。據張德輝塞北紀行一書謂，圖拉河即漢言「免兒河」也。

庫倫，為外蒙古宗教重地，亦即政教合一所在，以呼圖克圖為至尊。呼圖克圖，亦作胡圖克圖，為西藏大喇嘛之名號，亦居蒙古、多倫、北京等處，能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永掌其職位，世人稱之為活佛。

「呼畢勒罕」，蒙古語為「自在轉生」之義，凡已除妄念，證得菩提心體，即能不隨業轉，而自在轉生。西藏達賴及班禪兩喇嘛及諸呼圖克圖等，身死之後，皆能不昧本性，寄胎轉生，復接其前生之位職，謂之呼畢勒罕。

喇嘛，西藏語為「最勝無上」之義，男子出家者之一尊稱，爵祿等次甚多。據西藏新志載，最尊者曰國師、曰禪師，次曰札薩克大喇嘛，曰副札薩克大喇嘛，曰札薩克喇嘛，以上給印，餘則給劄符，其次曰大喇嘛、副喇嘛、閒散喇嘛。札薩克，蒙古語為總管之義，有管轄徒眾之權。蒙古自組政府後，各部大臣官員，喇嘛分任其職者，為數甚多。

喇嘛教，原西藏之佛教，有新舊二派，舊派衣紅色，稱為紅教，新派則衣黃，亦稱黃教。紅教創立於公元七百四十七年，為唐代睿宗玄宗之時，是年印度蓮華生上師，被聘至藏，上師為印度著名學者，抵藏後，周行全國，熱心布教，其教規以護持菩提心為主，且以神通力，驅除感化藏地之巫鬼派，於是藏人皆洗心歸誠，仰為教主，遂奠西藏佛教之基。至元代漸衰，且流於妖妄，明代永樂年間，宗喀巴創立黃衣派，教旨與紅衣派相同，惟矯正紅衣派之流弊，尊尚德行戒律，有大弟子二，一即根敦珠巴，為達賴喇嘛第一世，一曰刻珠尼瑪，為濟勒布格爾，即班禪喇嘛第一世，後行於蒙古各地，徒侶甚盛。

蒙古人民勇悍耐勞，善於騎射，以牧獵爲業，兵民合一，故集居處，稱之爲「營盤」。蒙古社會，原無強固之宗教，早信李爾教，至元初始轉變信仰喇嘛教，成吉思汗十七世時，又轉變信仰新喇嘛教，亦即黃教，於是黃教乃盛行於蒙古。滿清一代，因恐蒙古藩部，難永久懾服，亦即以此羈縻蒙古人，致蒙人以愚弱而不復。滿清更爲防制蒙古各部落聯合反動，乃仿行清室盟旗制度，就不相團結之部落，予以改編，因其原部落名稱，改稱某某旗，各旗不相統屬，各自獨立，清時編滿洲、蒙古、漢軍各八旗，共二十四旗，約二十八萬兵，除拱衛京師外，並分駐於各省重要城鎮，光緒末年，新軍興始廢，當時軍權屬於各旗都統，清查壯丁，編制參佐，各不相係，旗置旗札薩克一員，綜理全旗事務，集若干旗爲一盟，盟爲蒙古之各旗或各部落於約定之地點，共商各部旗間之條約事項，謂之會盟，盟置盟長，總理全盟事務，或設副盟長，助理盟務，規定每三年會盟一次，盟內設兵備札薩克，掌一盟之兵備事宜。滿清之設蒙古盟旗制度，意在「建衆諸侯，而小其力。」而已。

庫倫以東營子爲商業中心，市肆櫛比，人煙稠密，於清咸豐十年，開庫倫爲對俄貿易之商埠，輸出之貨，以絨氈、毛氈、皮革、駱駝絨、藥材等爲大宗，輸入爲布疋、煤油、日用品爲多。貨幣則通用現銀，清末已通用銀元，以後即通用俄國之紙幣，即盧布，中國銀行成立時，通用中國銀行之銀元兌換券，但規定在張家江分行，方可以兌現，俄之盧布，亦因俄之革命，幣值狂跌，漸不通用，此五十年前之情形也。

清時，派駐蒙古辦事大臣於庫倫，被逐後，民國初年設都護使於庫倫，於重要城鎮設副使或參贊，取消自治後，設庫烏科唐鎮撫使，庫指庫倫，烏指烏里雅蘇台，科指科布多，唐指唐努烏梁海，庫倫包括東蒙三部，統轄全蒙六部地，隨庫倫事變而無形結束。

五、中俄蒙交涉重地恰克圖

中俄邊界問題，始於一六八七年，帝俄佔領中國黑龍江地，時正清康熙年間，因雲南三藩已平，康熙皇帝乃命薩布素爲將，出兵攻俄，進圍阿勒巴金，俄人勢窮乞和，請定邊界，帝允之，簡派索額圖爲大使，與俄全權費羅多羅，會於尼布楚，議定條約六款，劃定以外興安嶺及額爾古納河爲界，爲中國外交史上較爲勝利之條約，立滿、漢、蒙、俄、拉丁五種文字之界碑。爲時約三年，於一六八九年約成，即有名之尼布楚條約。

至一七二七年，俄女皇喀德鄰第一，以中俄邊界及互市問題，遣使來華，雍正皇帝世宗派策凌及圖理琛爲全權大臣，與會商於恰克圖，締結條約十一條，劃定邊境，以烏得河爲界，按亦稱烏底河，據曹廷杰所著烏底河公中地方考一書云：「康熙二十八年分界盟約清文第一條，烏地河以南，與安嶺以北，中間所有地方河道，暫行存放，俟各國察明，再行定議」。雍正五年定例云：

「烏特河等處地方，暫置爲兩邊公中地方，均不得侵佔住屋。」按烏得河、烏特河，烏地河，即爲曹廷杰所說之烏底河，在黑龍江省邊境外東北方。

恰克圖條約之互市問題，依條約多許可，以恰克圖爲中俄貿易之地，所以恰克圖實爲全國最早訂約開放之商埠，條約中又准許俄國設教堂於北京，至邊界問題，陰錯陽差，無研究專門人才，地方譯名差誤，較之尼布楚條約，無形中失地數百里。

正當外蒙獨立之時，以俄蒙協約及密約，侵犯中國權益，中俄幾經交涉，雙方始於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訂立聲明條件，依此聲明，中俄蒙三方代表，乃於一九一五年，曾在恰克圖訂立中俄蒙三方條約，並在中俄兩方恰克圖之間，樹立中、俄、蒙、三種文字之碑柱，故恰克圖實爲中俄外交之中心，交涉之重地也。

恰克圖，商務貿易有相當之歷史，亦爲一邊疆重鎮，乃中國極北之一城市。在外蒙古土謝圖汗中左翼末旗之北，色楞格河東岸，色楞格河爲漠北之第二大水，其源爲唐努山、肯特山、杭愛山、諸山之水，會合於三音諾顏、札薩克圖、唐努烏梁海三部交界處，東北流，入土謝圖汗部，會鄂爾坤河，經恰克圖，入蘇聯貝加爾湖，瀕於貝加爾湖，蘇聯境可航行汽船，銜接鮮卑利亞鐵路，中俄貿易頻繁，在蘇聯未革命前，帝俄時期，中國人之服官於此者，交通亦由此出入，洋貨充斥，享受亦優，蒙古獨立之時，商業以山西幫執牛耳。

清乾隆年間，因朝廷及官吏之昏庸，竟輕易將恰克圖舊市街劃歸俄國，而另建新市街於其南，隔以界碑，在俄境者，曰前營子、後營子，在我國蒙古境內者，名爲買賣城，惟仍總稱之爲恰克圖。

買賣城以木柵爲之，立於城之中心，四門可望，商肆官署廟宇，均在其內，北門外有界碑，並無別建築物，東西兩門外，亦無人煙，惟南門較爲熱鬧，小市肆雲集。在界碑之北，相等距離處，爲俄人之稅關、公園、教室及市街，地名爲前營子，再北數里，有可容十萬軍隊駐紮之營房，一片紅色磚房，華人稱之爲紅房子，爲帝俄侵略中國根據地之一，筆者在此之時，似已廢置無所用。過紅房子數里，爲俄國一縣邑，譯名「特雷司克塞夫斯克」，俗稱後營子，由此至烏金斯克水陸交通大捷，歐戰前頗爲繁盛，至是因正在革命，亦頗荒涼，彼時地方上有紅白兩黨，紅即共產黨，白即皇室，兩方勢力，此去彼來，治安可慮，白黨人士以及華俄道勝銀行等員司，多以移居華土爲苟安之計。鮮卑利亞，昔日爲俄國放逐之地，政治犯特多，俄國革命既起，在紅黨一多數黨，未統一之前，紛起組黨，囚犯集合，稱爲黑黨，更有黃黨等稱，東部，當時有白黨謝米諾夫等盤據，西部如沃木斯克等地方政府，則時起時滅，紛擾情形，遠較歐洲俄羅斯地方爲甚，筆者默察其政治經濟之變遷，得知其大略。

我國邊疆各省區產金之地頗多，黑龍江、新疆及外蒙古均產金。恰克圖區域附近，出產沙金甚多，礦山約有十多條金溝，大多爲俄人經營，早在俄蒙協約之

商務專約內訂明。

阿爾泰山脈，幹脈入蒙古科布多至札薩克圖汗部，其支脈分佈於蒙古西北部者為唐努山杭愛山等，其北出為中俄之界山者為薩彥嶺。阿爾泰山一區，原隸蒙古，後改隸新疆省特區，即盛產黃金，因之又一名為金山，阿爾泰山，亦名阿爾坦，又名阿勒壇，蒙古語，謂金為阿爾坦，泰為坦之轉音。

華人貧苦者，頗多從事於金溝挖金洗金工作，月入甚微，由金溝出山，須受嚴格管制與檢查，但仍有私下攜帶金沙出來者，方法至為殘忍，一即吃下金沙，因生金未經火鍊，不會致死，出溝後由大便帶出洗淨，二將大腿上割開，實以金沙，趁熱血內復合，亦不易察覺，出溝後再割裂取出其金沙，為博蠅頭之利，過其非人生活，慘極人寰。

從事農作之勞工，以種菜者為多，在夏末收成之後，售於商肆，藏之地窟，備半年之食用，無人顧問其生活，狀亦可憫。農事係極小規模之經營，無人指導，不修水利，如欲民定居，此亦一要圖耳。

俄境之布利雅特蒙古人，為蒙古之一支派，在鮮卑利亞與外蒙古交界處，自成一小邦，出入於恰克圖謀生者甚衆，如駕車、小販等。

六、風景宜人之烏里雅蘇台

烏里雅蘇台，城名，為外蒙古第三大城，在三音諾爾部西北境，東近杭愛山，有烏里雅蘇台河，南流入札布干河，札布干，蒙古語為流沙，依山帶河，形勢扼要，一八八一年（清光緒七年）開為商埠，有俄商、蒙商、及山西商人，亦有草地行商（俗稱老客兒）來此，貿易以家畜、皮毛為多。

烏里雅蘇台，蒙古語譯為「多楊柳」之意，其地盛產楊柳，風景宜人，故名，東通庫倫，相距約為庫倫通恰克圖途程三倍之遙，西鄰近科布多，自來即為中俄交通之要道，在中俄伊犁條約中，闢為商埠之後，商賈雲集，居民日盛，當時，中國銀行亦設有分支機構。

外蒙古喀爾喀人，原分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札薩克圖汗部三區，清雍正年間，因從征準噶爾族有功，將原有土謝圖汗部，分置一部，名曰三音諾爾部，蒙古語「三音」為「好」的譯音，「諾爾」為「官」的譯音，合為「好官」之意，即齊齊爾里克盟，分中路左、中路中、中路右共二十四旗，今以烏里雅蘇台城為最繁盛。西通新疆及鮮卑利亞西部，均以此為樞紐。亦為西蒙古必守之地。

七、亟待拓墾之科布多

科布多為漠北之西北方之一部落，其重鎮亦名為科布多城，在科布多部南境，與烏里雅蘇台城成犄角之勢，西北接壤蘇聯，為邊防要地。明朝以前，本為荒涼之地，清初用兵，遠征準噶爾部，始為屯防要地，雍正年間，始築此城。

一八八一年，依中俄伊犁條約闢為商埠。城之北有科布多河，源出阿爾泰山北麓，曲折東南流經此，注入伊克拉克泊，足資灌溉。

此城有漢、回、蒙、及俄人，皆設商肆於此，牲畜皮毛等之貿易甚盛。科布多之種族，與東蒙古四部之喀爾喀人不同，為額魯特人，亦即額魯特蒙古之一。額魯特蒙古，舊時分四部，同牧於金山，即阿爾泰山，一說金山有地名曰兀魯黑塔，初以名其部，額魯特者，兀魯黑塔之轉音也。久之游牧無常，牧地屢徙，部屬亦迭有析併，今移居在新疆省境者，世謂之天山額魯特，在青海省境者，謂之青海額魯特，在寧夏省境者，謂之河西額魯特，其仍在金山者，稱金山額魯特，現屬於新疆省區，金山額魯特七部之一，其牧地仍在科布多部西境，位科布多城之西北，居科布多河右岸，領一旗，編為佐領，不置札薩克總管。科布多部水草豐盛，便於游牧，惟其地位重要，宜多拓墾以實邊。為何談到額魯特人，因為其秉性忠厚，內向中華之心，有愛國赤忱，當辛亥外蒙古獨立之時，未隨喀爾喀人之後，科布多尚孤守一轍有餘，後在不得已情形下，始加入偽蒙組織，可見內向之誠，此不得不大書特書以告邊政當局者。

科布多，河流湖泊，水草豐盛，宜耕宜牧，境內有盛名之「烏布薩泊」，亦稱烏布沙泊，在科布多部杜爾伯特族之北，北有唐努山，南有阿爾泰山，諸山之水，多流瀦於此泊，長約二百里，廣約六百里，西部外蒙，湖泊羅列，未有如此大者，其景色不亞於江南所見。

杜爾伯特族，為金山額魯特之主要部落，亦稱北額魯特，其始為明代時瓦剌部也先之長子，游牧於額爾濟斯河畔，清代乾隆年間內附，詔隸金山額魯特，遷牧於今科布多北境，名為三音濟雅雅哈圖盟，分左右兩翼，各成一盟，冠以左翼右翼字樣。

八、無人顧問之唐努烏梁海

烏梁海，部落名，亦名兀良哈。

明史外國傳考證一書內載：「兀良哈，今稱烏梁海，為打牲部落人總名，元秘史所設『林木中百姓』即此，此種人有居阿爾泰山者，有居唐努山者，有居黑龍江南北者，而居俄屬鮮卑利亞者尤多」。

烏梁海部，在明朝末年，先後服屬於喀爾喀、準噶爾及俄羅斯，清代時分為三部，即唐努烏梁海、阿爾泰山烏梁海及阿爾泰諾爾烏梁海。

唐努烏梁海，在外蒙古西北隅，土地廣大，河流通暢，湖泊特多，著名者有大克穆河、特斯河、庫蘇古爾泊、道托泊，水草豐茂，頗宜耕牧，牧者逐水草而居，惜無人顧問，視為邊遠，竟無人闢墾耕植，徒為隣邦覬覦。曾有漢人來此耕田開鑛，後為俄人所逐。

烏梁海族人，於明代以後，始據此地，因境內有唐努山，因稱唐努烏梁海。清代時編其屬為四十五佐領（註），而分屬於烏里雅蘇台佐理員及三音諾顏汗、札薩克圖汗等部，中國於外蒙取消自治之一段時間內，曾置參贊一員，統轄其地，而直隸屬於庫倫科唐鎮撫使，疊花一現，外蒙變色，唐努烏梁海，已入無人過問之境，更可悲矣。

唐努山，為阿爾泰山之大支幹，位唐努烏梁海南境，起自烏布薩泊西北，東延為科布多與烏梁海之界山，再東至額爾齊斯山，為札薩克圖汗與烏梁海之界山，蜿蜒東北東，止於布拉克山，山泉紛出，發為諸水，以伊克穆河為最大，伊克蒙語譯為「大」，即前所述之大克穆河，其瀕為湖澤者，止於庫蘇古爾泊。

伊克穆河，亦稱克穆河，或稱大克穆河，有二源，南源曰騰吉斯河，在烏梁海南境，西南流，折而西北，即為烏魯克木河，又稱華克穆河，會合北源，北源曰貝克穆阿，在烏梁海東北境，西南流，與南源會合，二源既會，水勢乃盛，折而西流，至布拉克山西南麓，有克穆齊克河，承札薩克等十餘水，東北流來會，或以伊克穆河西南源，由此折而北流，入蘇聯境，為葉尼塞河上游，注入北極海。此河環流於唐努烏梁海全境，長約一千三百公里。

唐努烏梁海人種，係突厥族與蒙古族之混合人種，語言與蒙古不同，其地

「至元譯語」字詞考釋(七)

「至元譯語」字詞考釋一文，自本刊四十三期起連續刊載，本期擬將其最後部份一次刊完。本文除站在語言學立場，着重於「字」、「詞」之考釋外，特又以民俗學之立場從旁引證；並以史學立場加以佐證。期能就「字」論「字」，使其音義相合。筆者不文，引述或有欠當，尚祈方家斧正。

拾柴、器物門 (十五字)

三九五、車——「忒里干」。按蒙古語「車」為「TERGE」(914)，或說成「TERGEN」(915)（蒙語凡名詞多加「N」語尾音）。「忒里平」為「TERGEN」之音譯，惟與其蒙音略有出入，宜音譯為「忒勒干」（「勒」應讀輕聲）。

三九六、車軸——「滕急里」。蒙古語之「車軸」為「TENGELI」(916)「滕急里」為其蒙音漢字音注。「急」與「-GE」音雖有出入，然於漢字再無更近其音之適當字可標注。

三九七、車脚——「車里敦」。按「車脚」即「車輪」之謂。「車輪」之蒙古語

山河環繞，富於森林礦產牲畜，實為外蒙古之一寶庫，自外蒙古創議獨立之時，俄人已乘機侵略，蠶食殆盡，俄人以唆使外蒙古脫離中國之一套手法，先唆使唐努烏梁海脫離外蒙古，俟一九二一年，外蒙古蘇維埃化之後，又於一九二二年，蘇聯為分散外蒙古勢力，唆使唐努烏梁海正式成立與外蒙古脫離關係，嗣後一九二六年更怂恿唐努烏梁海成立「土文人民共和國」。

偽「土文人民共和國」，置首邑於克穆河濱，名為肯木畢其爾，一名克拉斯尼，其附近有「三薩夫亞諾夫」，亦為繁盛之區，一九四四年在蘇俄策劃下，假順從民意為由，聲請加入蘇聯，旋經蘇聯核准，遂併入蘇聯。已成蘇聯邦之一，實際則為蘇聯之一殖民地而已。

其間，尚有足述者，即當外蒙古於一九一九年之際，取消獨立，復歸中國版圖，其時唐努烏梁海，尚在蘇聯挾持之下，我政府派軍，並與蒙古軍隊聯合，一舉而收復唐努烏梁海，時筆者正旅居在恰克圖，欣聞克復烏梁海之捷音，為之大快，亦深知蒙事，非不可為也。

註：佐領，是清朝一官名，滿洲語謂之牛象章京，凡京師藩部滿蒙各旗旗下皆置之，專辦各旗之自治事務，其別有二，一為世管佐領，世襲制，一為公中佐領，非一姓承管，而選委精幹者充之，駐防佐領，隸於協領，協領是官名，位於副都統之下。

哈勒楚倫

為「HURDÜ」(917)或為「HURDUN」(918)（蒙古語凡名詞多加「N」尾音）。「HÜ」一音如依中古音，發成舌根音，則可音譯為「車」音。「庫里敦」為「KURDUN」之音譯。

三九八、鍋——「朵還」。「鍋」之蒙古語為「TOGON」(919)，此處蒙音漢字音注——「朵還」與其蒙音大有出入，宜音譯為「忒高恩」。依高本漢所著「中國音韻學研究」所記：「朵」之北平音讀成「TO」音，古音為「tua」（見該書方言字彙表果攝戈、五十二字），「還」之古音為「r'w an」，北平音為「xuan」（見該書山攝、刪、六十五字）。因此「朵還」二字如依古音讀應為「tua ran」，則與蒙音「TOGON」相近。

三九九、門子——「厘刺騰」。「門」之蒙古語為「HALAGA」(920)，其口語形為「KALAG」(921)。「厘刺騰」與「KALAG」相去甚遠，疑為「厘刺騰」之誤寫。「厘刺騰」為「KALAG」之蒙音漢字音注。「厘」按「說文」注為「从「尸」甲聲」（見說文解字第十二篇五十二面）

四〇〇、大撲頭——「脫和甲」。「撲頭」之蒙古語為「GODOLIG」(922)

(見伍、器門中一四七條說明)，其蒙古漢字音注爲「奧道里可」，依此則「大撲頭」之蒙古語應爲「YEHEGODOLIG」(923)，其音譯應爲「益可奧道里可」，(「HE」與「GO」音讀成喉塞擦音，舌根音始與其蒙古音近，「YEHE」漢意爲「大」)。此處蒙古漢字音注「脫和甲」與「撲頭」之蒙古音相去甚遠，筆者疑其乃爲「合脫和里」之誤寫，「合」讀成「GO」音，「甲」爲「里」之誤寫。如依「大撲頭」之蒙古音「YEHEGODOLIG」音釋亦可爲「益可合脫和里」。

四〇一、箭頭——「忒木兒」。「箭頭」即爲「箭鏃」。一般蒙古語均謂「JE-BE」(924)，其音譯應爲「者伯」。此「箭頭」一般都以「鐵」製成，故有以「鐵」名之。「鐵」之蒙古語即爲「TÖMÖR」(925)，「忒木兒」正是其蒙古漢字音注。以「忒木兒」爲蒙古語「箭頭」之音譯，則與「鐵」一詞相混。凡此「因物而名」之語詞，於蒙文及其他各種語文中雖不無有之，然究屬少數。故近代蒙古語文「箭頭」一詞都說成「JE-BE」而不說成「TÖMÖR」。

四〇二、箭口——「腕奴」(亦寫成「婉奴」)。蒙古語「箭口」爲「TONO」(926)，「腕奴」與其蒙古音大有出入，宜音譯爲「敦諾」，或音譯爲「敦奴」。

四〇三、吡子——「克不里」。「吡子」係一箭名，一般均稱「吡箭」。據大清會典圖六十一，武備圖所記：「吡箭，楊木奇，長三尺一寸，鐵鏃長三寸，薄而濶，鏃金漢文，苛首飾，黑桃皮，早鵬羽，括髮木……」。爾雅釋器記云：「吡箭亦稱牌箭，金鏃翦羽謂之牌。注曰：今之鏃箭是也……」。此「吡箭」之蒙古語爲「GOBIL」(927)，有些方言音爲「KOBIL」(928)。「克不里」爲「KOBIL」之音譯。

四〇四、三尖吡子——「遏曹馬」。「三尖吡子」爲「三尖吡箭」。一般蒙古語有「SERBEGET JIBE」(929)，係指「箭鏃爲三個尖叉的箭」，如：。又有一種箭蒙古語名爲「ERCHIM JIBE」(930)，係指「下有三個箭鏃的箭」，如：。按蒙古語「ERCHIM」其口語形爲「ERCHEM」(931)，有「加力、捻子、螺旋」等字意，引伸其意而知：此種「ERCHIM JIBE」，由於箭頭前方有一箭簇，其後左右又各有一箭鏃，當其射入時有如螺旋之鑽入，其威力亦比單箭鏃「加力」。「遏曹馬」爲「遏會馬」之誤寫，爲「ERCHEM」之音譯。按維吾爾語「箭頭」爲「OG」，蒙古古語有「SUMU」(932)一詞，漢意爲「箭」。其維蒙協和語形式語詞乃有「OGSUMU」一詞，「遏曹馬」爲其音譯。

四〇五、翎毛——「羽都」。「翎毛」乃爲「鳥羽」，亦有用爲「箭羽」，(另有用爲禮冠裝飾用之花翎、藍翎等)。此「翎毛」乃指「箭羽」而言，蒙古語稱之爲「ÖDÖ」。如是「鳥羽」蒙古語爲「ÖDÖN」(933)：「花

翎」之蒙古語爲「OTUGA」(934)或「OTUG」(935)。「羽都」爲「ÖDÖ」之蒙古漢字音注，其音雖略有偏差，仍尚能瞭解，如能音譯爲「敦都」則音義更相宜。

四〇六、錯子——「好刺」。「錯子」即「鑷」。蒙古語爲「HAURAI」(936)，「好刺」與「HAURAI」之音略有出入，宜音譯爲「好刺亦」。

四〇七、小刀子——「氣都花」。「按「小刀子」之蒙古語爲「HITUGA」(937)或「HUTUG」(938)，有些方言音爲「KITUGA」(939)，「氣都花」爲「KITUGA」之蒙古漢字音注。

四〇八、鍊鎚——「居連必」。「鍊鎚」如指「鎚子」而言，則其蒙古語爲「ALUHA」(940)或「TOGSHIGUR」(941)。「鍊鎚」如指「帶鐵鍊之鎚子」而言，則其蒙古語爲「GENJIT ALUHA」(942)。如「鍊鎚」是指「鍊刀劍的鐵鎚」而言，則其蒙古語爲「SÜHE」(943)。以上各詞蒙古音均與「居連必」出入甚大，筆者疑其爲「君述必」之誤寫，蓋「君述必」爲「GENJILBE」(944)之音譯，其漢意爲「鍊的、鍊」，或用此詞指稱「鍊鎚」，至元譯語中類此取一單字指稱其詞者甚多。

四〇九、弓絃——「欽不喫」。「弓絃」即「弓弦」，其蒙古語爲「SHIRBUSU」(945)，口語形爲「SHIRBUS」(946)。「欽不喫」應爲「欽不喫」，「欽」疑爲「欽」之誤寫。「欽不喫」爲「SHIRBUSU」之音譯，雖稍有出入却不難意會。按蒙古語「SHIRBUSU」之原語意爲「筋」。蓋弓弦需如「筋」之堅韌，才能經得起強拉硬擰，始能使箭射得強勁長遠。由此亦可知古時之「弓弦」多用堅韌強勁之馬牛筋爲之。

拾捌、數目門 (四十八字)

(見本刊第四十八期十一頁，原誤列爲拾貳數目門)
四一〇、一——「亦干」。見本刊第四十八期十一頁所載「三三四」條。
四一一、二——「話腰兒」。見本刊第四十八期十一頁所載「三三四」條。
四一二至四一三條各字詞見本刊第四十八期十一頁至十二頁所載「三三五」條至「四四四」條各條說明。其蒙文附註原758至914改爲「947」至「1103」。

拾玖、時令門 (二十二字)

(見本刊第四十八期十二頁，原誤列爲「拾叁時令門」)。
四三二、年——「荒」。見本刊第四十八期十二頁所載「三四五」條。
四三三、春——「合木兒」。見本刊第四十八期十二頁所載「三四六」條。
四三四至四四八條各字詞見本刊第四十八期十二頁至十六頁所載「三四五」條至「三七一條」各條說明。下面續接四四八、「十二月」之後記述如下：

四五六、前日「兀里歹干都兒」。按蒙古語「前日」爲「URJI EDÖR」(1104)・口語形爲「URJI ÖDÖR」(1105)・應直譯爲「前天」。東蒙方言「EDÖR」皆說成「ÜDÜR」(1106)・中部方言又說成「ÖDÖR」。「兀里歹干都兒」之「歹」應爲「夕」之誤寫・「干」應爲「千」之誤寫。「兀里歹干都兒」即爲「URJI EDÖR」或「URJI ÖDÖR」之蒙古漢字音注・雖仍有些許出入・却不難意會。

四六〇、昨日「合赤土兀都兒」。「昨日」之蒙古語爲「ÖCHÜG EDÖR」(1107)・直譯爲「昨天」・外蒙及衛拉特方言爲「ÖCHÖG DÖR」(1108)東部蒙古方言爲「ÜCHÜGEDÖR」(1109)「合赤土兀都兒」爲「ÖCHÜG EDÖR」之蒙古漢字音注・雖有出入・却不難意會聯想。

四六一、今日「阿乃一都兒」。「今日」皆說成「ENE EDÖR」(1110)・其口語形爲「EN DÖR」(1111)或「ENE DÖR」(1112)「阿乃一都兒」爲「ENE EDÖR」之蒙古漢字音注。

四六二、明日「磨海兀都兒」。「明日」於蒙古語一般均說成「MARGASHI」(1113)・口語形除說成「MARGASH」(1114)外又有說成「MARGAT」(1115)或「MARGATAR」(1116)或「MAGATUR」(1117)・以上各詞均與「磨海兀都兒」之音譯相去甚遠。「MARGATAR」稍近其譯音・却也極其勉強。

四六三、後日「懷兀都兒」。「蒙古語「後日」爲「HOIT EDÖR」(1118)「懷兀都兒」爲其音譯・唯「懷惕兀都兒」更近其蒙古音。「HOIT EDÖR」詞於喀爾喀蒙古方言音則說成「QOIT EDÖR」(1119)或說成「QOIT ÖDÖR」(1120)。

四六四、外後日「赤納只兀都兒」。「外後日」即「大後天」・近代蒙古語「大後天」爲「TÜNGÖÖDÖR」(1121)其蒙古漢字音注應爲「諾哥兀都兒」。「大後天」於蒙古古語則說成「CHINAGSHI EDÖR」(1122)・「赤納只兀都兒」爲其音譯・此詞只出現於一些蒙古古文獻中・近代蒙古語文則不用此詞。

四六五、每日「兀都不與」。「每日」即「每天」・蒙古語爲「EDÖR BÜR」(1123)・「兀都不與」爲其音譯・「與」係「離」之簡寫。「EDÖR」漢意「天」・「BÜR」(1124)漢意「每」。

四六六、多日「兀你兀都兒」。「多日」即「好幾天」・蒙古語爲「JOLAN EDÖR」(1125)・其音譯應爲「額蘭兀都兒」・按蒙古古語另有「TÜNI EDÖR」(1126)一詞・其漢意爲「久日」・此「TÜNI」(1127)一詞・於近代蒙古語應做「永久」解釋。「久日」與「多日」意雖可相混・如其細究之却仍有差別・實不能混談。「兀你兀都兒」係「TÜNI EDÖR」之音譯・(漢意應爲「久日」而非「多日」)。

四六七、明也「柴也入」。按此「明也」一詞即指「天發亮」或「天發白」・蒙古語有「CHAI—BA」(1128)一詞・「CHAI」(1129)漢意爲「發白」・「BA」(1130)爲過去式語尾詞・故「CHAI—BA」一詞之漢意爲「發白」・「明亮」・「天亮」。「柴也入」爲「CHAI—BA」之音譯。「明也」一詞如是指「光明」・「明亮」・「透明」之意・即爲「明暗」之「明」・則其蒙古語爲「GEGERHÜ」(1131)。「GEGERHÜ」(1132)漢意「明亮」・「GEIHÜ」(1133)漢意爲「明」・對照前後所列語詞・此處之「明也」應是指「發白」・「天亮」・而非指「明暗」之「明」・故其蒙古語應是「CHAI—BA」一「柴也入」。

四六八、早晨「同木乃侮」。「早晨」即「早晨」・一般蒙古語都說成「ÖRLÜGE」(1136)或「ERTE」(1137)・古十各詞之蒙古漢字音注均與「同木乃侮」相去甚遠。蒙古語另有詞稱「日出」爲「夜斜」一「SÜNI TONGGOIHU」(1138)・稱「黃昏・傍晚」爲「日斜」一「NAR TO NGOIHU」(1139)「同木乃侮」疑是「同楊論」之誤寫・「同楊論」爲「TONGGOIHU」(漢意「傾斜」)之音譯。

四六九、日中「兀都篤甲」。「日中」即「中午」・蒙古語爲「EDÖR DÖL」(1140)・「午夜」則爲「SÖNI DÖL」(1141)。「兀都篤甲」應是「兀都篤里」之誤寫(「甲」爲「里」之誤寫)・是蒙古語「EDÖR DÖL」之音譯。如音譯爲「兀都兒篤里」則更近其音。近代蒙古語另有「ÖDÖR JIN」(1142)一詞・其漢意有「中午」・「終日」等意。另有「TÜDE」(1143)一詞漢意爲「中午」。

四七〇、晚也「溫答」。「晚也」應是指「晚上」・「夜晚」・即指「早晚」的「晚」・而非指「來晚」・「晚到」・「晚輩」之「晚」。「晚上」之蒙古語爲「TÜDESHI」(1144)其音譯應爲「溫答夕」・此處蒙古漢字音注「溫答」之「答」應寫成「答」・其下應再加「夕」字・而成「溫答夕」。

一般蒙古語「晚到」爲「HOJIMTAJ IRLE」(1145)・「來晚」爲「OROITAJAI HOJIMTAJAI」(1146)・「晚輩」爲「HOIT ÜYE」(1147)其「晚」各有其詞・亦各有其字均與「TÜDESHI」有別。

四七一、夜「要你」。「蒙古語「夜」爲「SÖNI」(1148)・有些地方方言則說成「SHÖNI」(1149)。「要你」爲「SÖNI」之音譯。

四七二、昨夜「合赤干要你」・按一般蒙古語「昨夜」爲「ÖCHÖGDÖR SÖNI」(1150)・其音譯應爲「兀扯格勒兒要你」・此處蒙古漢字音注「合赤干要你」應是「HOISHIHAN SÖNI」(1151)一詞之音譯。蓋「HOISHIHAN」(1152)於古語形式及今日喀爾喀蒙古等地方方言區中均讀成「QOISHKAN」(1153)・其音譯正是「合赤干」。「HOISHIHAN」

之詞意爲「略後的」，「已過的」。「昨夜」亦可釋爲「略後的夜」，「已過的夜」，故蒙古古語裡「昨夜」又說成「HOISHIHAN SÖNI」。
四七三、夜半——「粟你篤里」。「夜半」於蒙古古語爲「SÖNI DÖL I」(1154)。「粟你篤里」應是「粟你篤里」之誤寫，(「里」誤寫成「甲」)。「粟你篤里」爲「SÖNI DÖL I」之音譯。(如「日中」爲「TÖDÖR DÖL I」見四六九條)。

四七四、一宿——「你干豁納」。蒙古語「一宿」爲「NIGEN HONOG」(1155)，有些地方方言音爲「NEKEN HONOG」(1156)。「你干豁納」應是「你干豁納」之誤寫，(「干」誤寫成「干」)。「你干豁納」爲「NIGEN HONOG」之音譯，唯音譯成「你干豁納格」則更近其音。

四七五、那時——「訛綽兒」。般蒙古語「那時」均說成「TER CHAG」(1157)或「TER ÜYE」(1158)。「訛綽兒」究爲何詞之音譯甚難比對，如改寫爲「綽訛兒」則與「TER」(1159)音相近，故如就「TER ÜYE」一詞音譯則應爲「特兒兀也」，勉強可爲「綽訛兒兀也」。(「TER」漢意「那」，「ÜYE」漢意「時」)。

四七六、這時——「愛乃愛晒折拿」。蒙古語「這時」有三種不同語詞：一般都說成「ENE CHAG」(1160)，另有「ENE ÜYES」(1161)及「ENE ORCHINA」(1162)三詞。如是「愛乃愛晒折拿」之「晒」字改爲「訛」字，則「愛乃愛晒折拿」爲「ENE ORCHINA」之音譯。

四七七、往前——「耶兒哲尼」。「往前」之蒙古古語爲「ERTEHI」(1163)，有些方言爲「ERTEKI」(1164)。「耶兒哲尼」之「哲」字應寫成「苔」字，則「耶兒哲尼」正是「ERTEKI」之音譯。按察哈爾方言音，「E」音均發成「TE」音，故其蒙古漢字音注應爲「耶」。

四七八、如今——「愛朵」。「如今」之蒙古古語爲「EDÖGE」(1165)，口語形爲「EDÖÖ」(1166)，有些方言音爲「IEDÖÖ」(1167)(察哈爾方言)。「愛朵」爲「IEDÖÖ」之音譯。如能標以「伊多」則更近其蒙古音。如是「EDÖGE」則應音譯爲「伊都格」。

四七九、幾時——「怯里」。「幾時」之蒙古古語有多種語詞，一般文語形有「EJEYE」(1168)(「怯里」)，「ALIHIRI」(1169)(「何時」)，「HEDÜN CHAG」(1170)(「幾時」)，「YAMAR CHAG」(1171)(「什麼時候」)。以上各詞之口語形爲「HEJEE」(1172)，「ALKIRI」(1173)，「HEDÜN CHAGT」(1174)，「YAMAR CHAG」(1175)。「怯里」與「ALKIRI」詞較接近，缺少「AL」音，故應冠以「阿里」二字而成「阿里怯里」，始近「ALKIRI」之蒙古音。按「怯」之漢音其古音爲「KJYEP」，廣州音爲「KIP」福州音爲「KIEP」。(見高本漢著中國音韻學研究P693)。

貳拾、方隅門 (二十一字)

四八〇、東——「唾羅納」。蒙古語文「東」爲「DORONA」(1176)，「唾羅納」爲其音譯。惟一般近代蒙古語「東方」的「東」却都說成「JEGÜN」(1177)，其音譯爲「捷滾」。

四八一、西——「豁羅納」。「西方」的「西」於蒙古古語爲「ÖRÖNE」(1178)，「豁羅納」與其蒙古音略有出入，宜音譯爲「額羅納」。惟一般近代蒙古語都說成「BARUDN」(1179)，其音譯爲「八魯恩」。

四八二、南——「愛木捏」。蒙古語「南」爲「EMÖNE」(1180)，「愛木捏」元「捏」字應寫成「捏」，「愛木捏」爲「EMÖNE」之音譯，如音譯成「炯麼捏」則更近其音。近代蒙古語文都說成「ÖMÖNÖ」(1181)，其音譯爲「額莫訥」。

四八三、北——「兀木捏」。蒙古語「北」爲「UMARA」(1182)，「兀木捏」與其音略有出入，宜音譯爲「兀木拉」較近其蒙古音。

四八四、上——「迭刺」。蒙古語「上」爲「DEGERE」(1183)，其口語形爲「DEER」(1184)。「迭刺」疑是「迭刺」之誤寫，「迭刺」與「DEER」之蒙古音相近。惟「DEGERE」宜音譯爲「迪格勒」，「DEER」宜音譯爲「迪勒」較妥。(「勒」應讀成「RE」音不能讀成「LE」音或「LI」音，「RE」音於漢字無適當字可標注。)

四八五、下——「默落」。「下」之蒙古古語爲「DOORA」(1185)，口語形爲「DOOR」(1186)。「默落」爲「DOORA」之音譯，雖有出入却不難意會，宜音譯爲「躲拉」。(「拉」應讀成「RA」音不能讀如漢音之「LA」音。)

四八六、前——「兀力答」。「前方」之「前」於蒙古古語爲「URIDA」(1187)。

「兀力答」爲「兀力答」爲「URIDA」之音譯，「兀」與「U」音，「力」與「R」音雖有出入，但不難意會，於漢字無更適當的字可標注其音。

四八七、後——「懷刺」。「後」之蒙古古語爲「HOINA」(1188)。「懷刺」應爲「懷刺」之誤聽誤寫。漢語裡「NA」音與「LA」音常相混，「來」誤聽成「奶奶」，語言學上稱此情形爲自由顫動(Free Vibration)。

「懷納」爲「HOINA」之音譯。

四八八、這壁——「印刺」。「這壁」應爲「這邊」，而非爲「這個(面)牆壁」。「這壁」(這邊)之蒙古古語爲「ENDELE」(1189)，「ENDE」(1190)漢意「這裡」，「這邊」。「—LE」(1191)爲語尾加強詞。「ENDELE」就漢意解釋應是「就在這邊」，「就在這裡」。「印刺」爲「印刺」爲「ENDELE」之音譯，惟如音譯成「印德勒」則更近其音。「ENDE」宜音譯爲「印德」。又「牆壁」之「壁」於蒙古古語有多種語詞。如蒙古

包之「壁」爲「HANAI (1192)」，音譯爲「哈那」，或爲「TUĞURCA」(1193)，音譯爲「土格兒嘎」。如平房之「壁」爲「HAYAGA」(1194)，音譯爲「哈壓嘎」，其口語形爲「HAYAA」，音譯爲「哈壓」。「房壁」爲「GERIN HAYAA」(1195)，音譯爲「格兒音哈壓」。(「HAYAA」詞於蒙語另有「多」意，如「天涯」爲「TENGRIN HAYAA」(1196)。「HAYAA」於塔塔兒語及維吾爾語其意爲「廉恥」。)。

四八九、那壁——「只刺」。「那壁」即「那邊」(如前條所述)。「那壁」(那邊)之蒙古語爲「TENDE」(1197)，其加強語氣的語詞爲「TENDELE」(1198)。「只刺」爲「只刺刺」與「TENDELE」之蒙古音相去甚遠。「只刺刺」疑是「坦刺刺」之誤寫，惟「坦刺刺」則更近其音。(蒙古語另有「TERELE」(1199)一詞，漢意「只有他」)。按蒙古語裡「那邊」一詞因「遠」「近」之別而有不同的語調。如日語之「そ」與「あ」即有「近」「遠」之別。「TENDE」爲較「近」之「那邊」如日語之「そ」。「TENDE」(音重在前)爲較「遠」之「那邊」如日語之「あ」。

四九〇、這裏——「按答」。「按答」爲「按答」。蒙古語「這裏」爲「ENDE」(1200)，「按答」爲其譯。如音譯成「恩的」則更近其音。

四九一、新舊——「若匿呼噴」。蒙古語「新舊」爲「SHIN HUCHIN」(1201)，「昔匿呼噴」爲其音譯，「若」爲「昔」之誤寫。

四九二、裏頭——「度扎刺」。「裏頭」之蒙古語爲「DOTURA」(1202)。「度扎刺」應爲「度托刺」之誤寫，「托」誤寫成「扎」。「度托刺」爲「DOTURA」之通稱。

四九三、外面——「卡答刺」。「外面」之蒙古語爲「GADARA」(1203)或「GADANA」(1204)。「卡答刺」應今之「卡答刺」之誤寫，即「卡」誤寫成「卡」。「卡答刺」與「GADARA」之蒙古音接近。惟如音譯成「嘎答刺」則更近其音。「GADANA」宜音譯爲「嘎答那」。

四九四、多少——「臥郎逐完」。「多少」之蒙古語爲「OLAN, CHÖHEN」(1205)，「臥郎逐完」爲其音譯，惟略有出入，宜音譯爲「敖蘭綽根」。

四九五、將來——「黠赤列」。「將來」之蒙古語有「IRGEDÜI」(1206)，「TIREH ODOR」(1207)及「AISUI CHAG」(1208)等詞。

「黠赤列」與「AISUI CHAG」之蒙古音略近，但仍大有出入，其究爲蒙語何詞之音譯仍待考。筆者疑此「黠赤列」乃爲「埃離赤刺」之誤寫，「赤」之方言音爲「CHA」音。或此「黠赤列」爲「黑昔亦刺」之誤寫，「黑昔亦刺」與「AISUI LA」(1209)之音譯。「AI」音誤聽成「黑」音。惟「AISUI LA」詞於蒙古近代語並無「將來」之意，只有「來」之意。

四九六、不中——「兀列播兒忽」。「不中」即「不合意」，「不行」，「不可」。「兀」一般蒙古語爲「BOLOHO - ÜGEI」(1210)，亦說成「ÜL BOLHO」(1211)。按蒙古語法「ÜL」(1212)與「ÜGEI」(1213)皆屬否定詞。「ÜL」需用於動詞之前，「ÜGEI」則用於動詞之後。(「ÜL」爲現在式及將來式之否定詞，「ESEI」(1214)爲過去式之否定詞。此二詞均需用於動詞之前)。「兀列播兒忽」爲「ÜL BOLHO」之音譯，其音雖稍有出入，却不難意會。

四九七、休說——「不辭列」。「休說」之蒙古文語爲「BITHI HELE」(1215)，口語形爲「BÜ HELE」(1216)，有些方言音爲「BÜ KELE」(1217)。「不辭列」與「BÜ HELE」，「不列」與「BÜ KELE」之蒙古音稍接近，却仍有出入，於漢字再無適當之字可標注其音。(「去」應讀成廣東方言音「KE」，「薩」應讀如「HE」音。)

四九八、不當——「匿沒」。「不當」如釋爲「不應當」，其蒙古語爲「JOHIS - GÜI」(1218)，如釋爲「不得當」，其蒙古語爲「EBÜGEI」(1219)，如釋爲「不慚」，其蒙古語爲「NOCHI ÜGEI」(1220)。「匿沒」爲「匿設」之誤寫，「匿設」爲其「NOCHI」之音譯。或以「匿沒」乃另指蒙古語之另一詞，而非指以上所列各詞，仍待推裁。此外「不慚當」的蒙古語爲「TOGTUR ÜGEI」(1221)，「不取當」爲「HULIYE CHADAH ÜGEI」(1222)此二詞更與「匿沒」或「匿設」之音相去甚遠。

四九九、逃走——「活魯活入」。「逃走」即「逃走」，近代蒙古語爲「TUTAĞABÄ」(1223)，其音譯爲「土塔嘎巴」。蒙古古語中另有「HULHUBA」(1224)一詞，漢意爲「膽小而溜走」，亦做「滑頭」解釋。「活魯活入」爲「HULHUBA」之音譯。(「膽小而溜走」亦有「逃走」之意。)

五〇〇、把者——「四樣利所」。「把者」如爲「把風者」，其蒙古語爲「HARAGCHI」(1225)，如爲「把家者」，其蒙古語爲「EJIMCHI」(1226)，如爲「拜把者」，其蒙古語爲「ANDACHI」(1227)，如是指專精「藝」之「把式」，其蒙古語爲「MERGEJIGSEN」(1228)，如爲「把牛者」，其蒙古語爲「SAHIGCHI」(1229)。「四樣利所」與以上各詞之蒙古音均出入甚大，且其「樣」又顯係錯別字。筆者認爲此「把者」應是指蒙古語「BARIG-CHI」(1230)一詞而言。按蒙語「BARIGCHI」之漢意爲「逮捕者」，「建築者」，「呈文者」，其語根爲「BARI」(1231)，漢意爲「抓」。「BARIGCHI」音譯爲「巴利格赤」，「BARIJU」音譯爲「巴利竹」。

貳拾壹、君官門 (二十八字)

五〇一、大王——「口」。一般蒙古語「大王」爲「YEHE VAN」(1232)或「WANG」(1233)。因「大王」均出于「太子」，「貴族」者，故又有引用「HÜÜ」(1234)一詞，「HÜÜ」之方言音爲「KÜÜ」(1235)，「口」爲「KÜÜ」之音譯。(見五〇一條。)

五〇二、太子——「口」。一般近代蒙古語「太子」多借用漢語而爲「TAIS」(1236)。據彥札納西著「大元帝國發展青史」(蒙文本)第一冊第廿七頁所記述，清朝初期對成吉思汗的直傍系後裔均稱之爲「TAIJI」(1237)，此「TAIJI」有稱之爲「太子」者，實則應另稱之爲「台吉」，而意譯爲「貴族」才是，蓋所有直傍系後裔均能稱之爲「太子」？故另用「台吉」一詞，實則乃爲漢語「太子」之音轉。此處蒙古漢字音譯爲「口」，係蒙古語「KÜÜ」之音譯，「KÜÜ」爲「HÜÜ」之地方方言音(喀爾喀及衛拉特等地)。一般蒙古語「HÜÜ」之漢意爲「兒子」，其音譯應爲「戶」。惟「皇帝的兒子」——「太子」，一般蒙古語均說成「HANAI HÜÜ」(1238)，漢字均譯寫成「可汗乃口」。

五〇三、駙馬——「庫魯干」。按近代蒙古語「駙馬」均說成爲「TABU NANG」(1239)，漢字音譯爲「塔布囊」，凡上可汗(HAGAN)(1240)以至王公貴族台吉之「女婿」均尊稱之爲「TABUNANG」。據蒙文「蒙古史大綱」所記述，元朝末年，滿清興起，林丹汗——「LEGDAN HAN」(1241)之太子名額爾和鴻格爾——「EREH HONGGOR」(1242)被捕，滿清爲收買蒙古民心，乃採取懷柔政策，除厚禮款待外，並許配公主爲妻，尊稱其爲「塔布囊」(TABUNANG)，並加封爲察哈爾封主。由此可知，「台吉」，「塔布囊」二詞乃是滿清興起之後所用的新名詞。

五〇四、公主——「別吉」。按近代蒙古語「公主」均用漢語之借用語——「GÜ NGJU」(1243)。東蒙一帶「公主」一詞均說成「GEGE」(1244)，係滿洲語之借用語。實則蒙古古語彙中亦有「公主」一詞之專用名詞，只是日久不用逐漸被淡忘。蒙古秘史中對部族長之長子，巫師及公主均尊稱「BEKI」(1245)。哈薩克語「部族長」亦爲「BEKI」。「BEKI」之音譯爲「別吉」，「吉」應讀如台灣方言音，始能音意相合。

五〇五、斷事官——「札魯花赤」。此「斷事官」如是指「判斷事務曲直之裁判官」，則其蒙古語爲「JARUGHU」(1246)可音譯爲「札魯花赤」，「花」與「GU」音稍有出入，宜音譯爲「古」。如「斷事官」係指「管理事務之事務官」，則其蒙古語爲「JARAGACHI」(1247)，音譯爲「札拉花赤」(「花」讀成「GA」音)。就字面來講，「斷事官」應爲「裁判官」，蒙古語爲「JARUGHU」宜音譯爲「札魯花赤」。

五〇六、使臣——「宴赤」。按蒙古語「使臣」爲「ELCHI」(1253)，「宴赤」與其蒙古音大有出入，宜音譯爲「宜拉赤」。

五〇七、縣官——「活魯那延」。蒙古近代語裡有「HIYANU DARUGA」(1254)漢意爲「縣長」。『HIYAN』(1255)漢意爲「縣」，「DARUGA」(1256)漢意爲「長」。蒙古古語有「HOLA NOYAN」(1257)一詞，漢意爲「遠方的官」，實意爲「地方官」，可指「縣官」及其他「地方官」而言。「活魯那延」即爲「HOLA NOYAN」之音譯。惟「活拉那延」更近其音。(『HOLA』漢意爲「遠方」，『NOYAN』漢意爲「長官」，二字相連。)

五〇八、萬戶——「獨浦那延」。按蒙古語「萬戶」爲「TÖMEN NOYAN」(1258)。「獨浦那延」之「浦」應爲「滿」之誤寫，「獨浦那延」應爲「TÖMEN NOYAN」之音譯，漢意應爲「萬戶之官」。

五〇九、千戶——「明按那延」。按蒙古語「千戶」爲「MINGGAN NOYAN」(1259)，「明按那延」爲其音譯，「漢意應爲「千戶之官」。

五一〇、百戶——「爪赤延」。「百戶」應爲「百戶之官」。蒙古古語應爲「JU UN NOYAN」(1260)，或「JUTAN NOYAN」(1261)。依「JUUN NOYAN」應音譯爲「準那延」。按蒙古語「百」爲「JAGU」(1262)，其口語形爲「JU」(1263)。「JU」加語尾詞「CHIN」(漢意爲「者」)而爲「JU-CHIN」。「JU-CHIN」(1264)係專用名詞，漢意爲「百戶者」。「爪赤延」係「JU-CHIN」之音譯。

五一一、五十戶——「塔賓那延」。「五十戶」應爲「五十戶之官」，蒙古古語爲「TABIN NOYAN」(1265)，「塔賓那延」爲其音譯。

五一二、牌子頭——「魯魯那延」。『牌子頭』爲「主官」之俗語，亦即「中心官」。蒙古古語有「GOL NOYAN」(1266)一詞，其漢意即爲「中心官」。「魯魯那延」爲「GOL NOYAN」之音譯。按「魯」之唐音有讀成「GO」音者，日音亦讀成「GO」音。

五二三、民戶——「益千立」。按蒙古語「民戶」爲「IRGEN」(1267)，方言音爲「IRKEN」(1268)。「益千立」爲「益立千」之誤寫，「益立

干」爲「IRKEN」之音譯。

五四、通事——「乞里兒赤」。「通事」卽爲「翻譯官」，係指「口述的翻譯官」，蒙古語爲「HELMER-CHI」(1269)，方言音爲「KEIMER CHI」(1270)。「乞里兒赤」爲「KEIMER CHI」之音譯。(「乞」應讀如台灣方言音「KE」音，日語音亦讀成「KE」音。)

五五、買賣人——「或旦督赤」。按一般近代蒙古語「買賣人多說成「MAI MAI-CHIN」(1271)，係漢蒙協和語(「MAI MAI」借用漢語「買賣」之語音，「CHIN」(1272)係蒙語，漢意爲「人」)。蒙古古語「買賣人」爲「HUDALDACHI」(1273)。「或旦督赤」之「旦」爲「姐」之誤寫，「或姐督赤」爲「HUDALDACHI」之音譯，如能音譯爲「或姐勒達赤」則近其音。

五六、伴當——「訥哥兒」。「伴當」卽「朋友」，蒙古語爲「NÖHÖR」(1274)，方言音爲「NÖKÖR」(1275)。「訥哥兒」爲「NÖKÖR」之音譯。

五七、出軍人——「巢刺赤」。「出軍人」爲「作戰者」，「出征人」。蒙古語有「TULACHI」(1276)一詞，漢意爲「作戰者」。「巢刺赤」與「TULACHI」之蒙古出入甚大，宜音譯爲「特刺赤」。

五八、樂人——「那督赤」。「樂人」應指「音樂師」，蒙古語應爲「HÖGJIM CHI」(1277)，宜音譯爲「賀古積木赤」。蒙古語另有「NADUCHI」(1278)，漢意應爲「娛樂人」，實與「樂師」有別，或以「樂師」(樂人)乃爲「娛樂人」之一，故而混用其詞。「那督赤」爲「NADUCHI」之音譯。

五九、把門人——「匣倪匣赤」。按蒙古語「把門人」爲「HALAGACHI」(1279)，方言音爲「KALAKACHI」(1280)。「匣倪匣赤」爲「KALAKACHI」之音譯，(匣讀成「KA」音)，如音譯成「卡拉卡赤」則更近其音。

六〇、牧馬人——「木里赤」。按近代蒙古語「牧馬人」爲「ADU CHI」(1281)，音譯爲「阿杜赤」。惟蒙古古語「牧馬人」爲「MORI CHI」(1282)，(「MORI」漢意爲「馬」)。「木里赤」爲「MORI CHI」之音譯，近代蒙古語罕用此詞。

六一、放牛人——「或箇赤」。「放牛人」於近代蒙古語爲「MAL CHIN」(1283)，音譯爲「馬拉赤」。蒙古古語另有「HÖGEGCHI」(1284)一詞，漢意爲「趕牛者」。「趕牛者」固可言其爲「放牛人」，實則二詞應稍有區別。「或箇赤」爲「HÖGEGCHI」之音譯。

六二、放羊人——「活匿赤」。按蒙古語「放羊人」爲「HONI-CHIN」(

1285)，或「HONI CHI」(1286)。「HONI」(1287)漢意「綿羊」；「羊」之蒙古語則爲「YAMA」(1288)，按蒙古語各種羊各有專詞，不勝枚舉。「HONI CHI」之音譯爲「活匿赤」，其漢意應爲「放綿羊之人」。

六三、水手——「速赤」。按蒙古語「水」爲「USU」(1289)。「水手」爲「USUCHI」(1290)。「速赤」與「水」音出入甚大，宜音譯爲「兀速赤」。

六四、醫獸——「厭直」。按蒙古語「醫生」爲「EMCHI」(1291)，「厭直」爲其音譯。「醫獸」爲「獸醫」，蒙古語應爲「MALUN EMCHI」(1292)，應音譯爲「麻論厭直」。「獸醫」固爲「醫生」，然二者一般均有以分別，醫生雖爲泛稱，却多指「治人之醫生」。

六五、帶弓箭人——「貨魯赤」。蒙古語有「HORUCHI」(1293)一詞，漢意有「殺者，減少者，戰士」等意。另有「HOR」(1294)一詞，漢意爲「箭筒」。「HOR」加語尾詞「CHI」爲「HORCHI」(1295)，漢意爲「執箭筒的人」，元史則譯爲「御林隊」。蓋古時「戰士」多「執箭」；「執箭者」多「殺敵」；「殺敵者」多爲勇敢的「戰士」。故「帶弓箭人」卽爲「戰士」，亦爲「殺敵者」。蒙古語雖有「HORUCHI」與「HORCHI」二詞之別，而「貨魯赤」則可同爲二詞之音譯。如就「帶弓箭人」而言，「貨魯赤」應爲「HORCHI」之音譯。蒙古語另有「相近之詞」爲「HORGUCHI」(1296)，漢意爲「阻擋的人」，「阻截敵人者」，惟其音譯爲「貨魯格赤」，語音分別較大。

六六、媒人——「刺赤」。按蒙古語「媒人」爲「JAGUCHI」(1297)，或「JAGUCHIN HUN」(1298)。「單刺赤」爲「單刺赤」之誤寫，「單刺赤」與「JAGUCHI」之蒙古音相近，惟「刺」音與「GU」音相去較遠，宜音譯爲「札古赤」。

六七、師婆——「伏」。按「師婆」乃爲「巫婆」。蒙古語有「BÖGE」(1299)一詞，係指薩滿教之「巫師」。「BÖGE」一詞按蒙古語法之順行同化原則(Progressive Assimilation)，兩元音間舌根音「G」音消失，而成爲「BÖÖ」(1300)。「伏」爲錯別字，疑爲「跛」之誤寫。「跛」爲「BÖÖ」之音譯。

六八、師婆係六婆(牙婆、媒婆、師媒、度婆、藥婆、穩婆)之一，爲女巫、跳神婆(見陔餘叢考卷三十八)。蒙古語薩滿教之女巫另稱之爲「UDUGAN」(1301)，男巫爲「BÖÖ」，二者有別。此處二詞混用，於「師婆」亦稱之爲「BÖÖ」。

貳拾貳、顏色門 (十三字)

五二八、顏色——「愛刺忽」。按蒙古語「顏色」爲「ÖNGGÜ」(1302)，宜

音譯爲「翁格」。蒙古語另有「ILAGU」(1303)一詞，漢意爲「分別、機別、分類」。「愛刺忽」與「ILAGU」之蒙古音相近。以顏色別爲分類之別，故蒙古古語於「顏色」，「分類」均用「ILAGU」一詞。

五二九、青——「可可」。按蒙古古語「青色」爲「HÖHE」(1304)，口語形爲「KÖK」(1305)，「可可」爲「KÖK」之音譯。

五三〇、大紅——「迹亦忽刺」。「大紅」之蒙古古語爲「THE ULAN」(1306)，口語形爲「IK ULAN」(1307)，其中古語音則爲「IK HULAN」(1308)。「迹亦忽刺」與上列各蒙古音出入甚大，宜音譯爲「迨可勿刺恩」。

五三一、紅——「忽刺」。按蒙古古語「紅」爲「ULAN」(1309)，蒙古中古語音爲「HULAN」(1310)，「忽刺」與其蒙古音略有出入，宜音譯爲「忽刺恩」。「ULAN」宜音譯爲「兀刺恩」。

五三二、赤黃——「胡馨若」。按蒙古古語「赤黃」爲「ULAN SHIRA」(1311)，蒙古中古語音爲「HULAN SHIRA」(1312)，「胡馨若」與其音出入甚大。宜音譯爲「忽刺恩昔刺」。「胡馨若」疑爲「胡焚昔拉」之誤寫。

五三三、渾黃——「刺識昔刺」。「渾黃」於蒙古古語爲「LASH SHIRA」(1313)，音譯爲「刺識昔刺」。亦有說成「SHIB SHIRA」(1314)，音譯爲「昔必昔刺」。又說成「GAB SHIRA」(1315)，音譯成「嘎必昔刺」。

五三四、黃——「皆刺」。「黃」之蒙古古語爲「SHIRA」(1316)，口語形爲「SHAR」(1317)。「皆刺」與其音差之甚遠，疑爲「皆刺」之誤寫。

「昔刺」爲「SHIRA」之音譯。

五三五、白——「察罕」。「白」之蒙古古語爲「CHAGAN」(1318)，方言音裡有下列數種不同發音：外蒙及衛拉特方言音爲「TSAGAN」(1319)，東部哲里木盟方言音爲「SHAGAN」(1320)，卓索圖盟方言音爲「CHIGAN」(1321)，西部額爾多斯方言音爲「TSAGAN」(1322)。

「蒙古源流」一書之作者爲「CHAGAN SECHIN」(1323)，其漢意爲「白色的聰明」，清朝年間修譯「蒙古源流」的譯者，不明「CHAGAN」一詞有不同之方言音，亦不究其「取名之原意」，而誤譯爲「撒囊斯欽」。「撒囊斯欽」既不與「CHAGAN SECHIN」之蒙古音相近，也不與其任一方言音相近，宜音譯爲「察十斯欽」。

五三六、黑——「匣刺」。「黑」之蒙古古語爲「HARA」(1324)，口語形爲「KAR」(1325)或「KARA」(1326)，「匣刺」爲「匣刺」之誤寫，「匣刺」爲「HARA」之音譯。「匣」應讀爲「HA」音或「KA」音。

五三七、紫——「口亭」。「紫色」之蒙古古語一般說成「BORO」(1327)，

應音譯爲「卜羅」或「波羅」。「口亭」與蒙古古語「HOHEN」(1328)之蒙古音相近。「HOHEN」之方言音爲「KÖKEN」，漢意爲「藍色」而非「紫色」。蒙古古語「淺紫色」爲「HASHILAHAN」(1329)，「猪肝色」爲「ELIGEN ÖNGGE」(1330)，「深紫色」爲「GÜN BORO」(1331)。「至元譯語」於此條之音譯差誤最大。

五三八、藍——「怒窩」。「藍色」之蒙古古語爲「HÖHEN」或「HÖH」(1332)如前條所述。「怒窩」爲蒙古古語「NOGO(N)」(1333)之音譯。「NOGO(N)」漢意爲「綠色」而非「藍色」。雖說遠山呈藍色，山上長的是青色的草木而非藍色之草木，「綠色」遠看之成「藍色」。然其「藍」、「綠」色仍不能混用一詞。

五三九、茶褐——「卜羅」。蒙古地方有一種馬，馬毛呈灰黑色，其毛尖帶有紅色，看起來又近似紫色，此種顏色爲「茶褐色」，近代蒙古語稱此「茶褐色」爲「HALIGUN」(1334)，音譯爲「哈利滾」。蒙古古語稱「茶褐色」爲「BORO」，與「紫色」不分，又因茶褐色接近灰色，故古語之灰色亦用「BORO」一詞。如元史所載，成吉思汗之先祖爲「灰色目精」顯係誤譯，應譯爲「茶褐色目精」。其原文係用「BORO」一詞，「BORO」乃指灰黑色馬毛，毛尖帶紅之顏色，一般人即誤以爲灰色，其實應是茶褐色。(按蒙古古語即因此將紫色、灰褐色、灰色都混用「BORO」一詞。)近代蒙古古語「灰色」爲「ONGSEN ÖNGGE」(1335)。「卜羅」爲「BORO」之音譯。

五四〇、墨綠——「窩」。「墨綠」之蒙古古語爲「HAR NOGON」(1336)，或「HARANG-GUI NOGON」(1337)。其音譯與「窩」相去甚遠。「HARNOGON」可音譯爲「匣刺怒窩恩」。

結語

「至元譯語」全部列記五四〇字，類別以二十二門，據筆者推考，爲一三二四年前之作——就其標注之蒙古音，多用蒙古古語，所標寫之漢字亦多用古音。其原著者不詳，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珍藏之作者提名為「知恥子」，顯係隱名。坊間所留傳的版本均爲手抄本，每一版本均各有其錯別字，且其順序別亦各自不同。筆者因此書所收語彙多爲古語，頗有研究價值，本人在授課之餘，對照研究蒙漢語文古今音俗，分析說明「至元譯語」如本文，元朝爲一世界性的大國，語言亦有其世界語言之影響，本人學識淺薄，詞意未能表達之處，猶所難免，今天謹以微得之見，公於海內外方家，以供參考，更以萬分誠摯的心情，尚希批評指教！

筆者謹識 六十四年六月

1213 1214 1215 1216 1217 1218 1219 1220 1221 1222 1223 1224 1225 1226 1227 1228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1229 1230 1231 1232 1233 1234 1235 1236 1237 1238 1239 1240 1241 1242 1243 1244 1245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1246 1247 1248 1249 1250 1251 1252 1253 1254 1255 1256 1257 1258 1259 1260 1261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1262 1263 1264 1265 1266 1267 1268 1269 1270 1271 1272 1273 1274 1275 1276 1277 1278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1279 1280 1281 1282 1283 1284 1285 1287 1288 1289 1290 1291 1292 1293 1294 1295 1296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1297 1298 1299 1300 1301 1302 1303 1304 1305 1306 1307 1308 1309 1310 1311 1312 1313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1314 1315 1316 1317 1318 1319 1320 1321 1322 1323 1324 1325 1326 1327 1328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1329 1330 1331 1332 1333 1334 1335 1336 1337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مصلح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illegible]

1111 Sea 1112 Sea 1113 Windy 1114 Windy 1115 Windy 1116 Windy 1117 Windy 1118 Sea 1119 Windy 1120 Sea 1121 Sea 1122 Windy 1123 Sea 1124 Windy 1125 Sea 1126 Windy 1127 Windy 1128 Sea

1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146
1147
1148
1149
1150
1151
1152
1153
1154
1155
1156
1157
1158
1159
1160
1161

1162 1163 1164 1165 1166 1167 1168 1169 1170 1171 1172 1173 1174 1175 1176 1177 1178

1179 قسطنطين
1180 مصر
1181 ايجيپت
1182 مصر
1183 مراكش
1184 *مراكش
1185 مصر
1186 -مصر
1187 انطاكية
1188 حماة
1189 حلب
1190 بعلبك
1191 مصر
1192 مصر
1193 مصر
1194 مصر
1195 مصر
1196 مصر

[illegible]

中樞致祭成陵大典紀要

記者

本年五月二日（農曆三月二十一日）為中樞致祭成陵大典之期，嚴總統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崔垂言代表主祭，此項祭典由蒙藏委員會負責籌備，大典於五月二日上午十時假台北市中山路（原基隆路）僑光堂舉行，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代表余茂璘、包文同、廖興人、帖申一及馬空群；在台邊族政教領導人土阿不都拉、白雲梯、王農村、甘珠爾瓦呼圖克圖；在台邊疆學術社團負責人李啓元等四十餘人陪祭；各部會處局署代表，在台蒙胞六百餘人與祭。

致祭成陵大典在國防部示範樂隊肅穆而隆重的軍樂聲中開始，本年致祭成陵大典在程序上與往年有所不同，為了悼念故總統蔣公的崩逝，特增列了向故總統蔣公獻念三分鐘，使與會政府首長與各族邊胞領導人士，對故總統蔣公的中道崩逝，再次感到悲慟，亦更堅定了實行遺訓的決心；接下來由在台蒙籍青少年以蒙古語唱成吉思汗紀念歌，肅穆而雄壯，歌詞的譯文為：

「莽莽大地 蒼蒼雲天，
 巍巍瑞氣 偉人崛起於其間，
 也速該 智勇兼 額
 訶倫 母教賢 幹難河畔同胞五兄弟 攜手聯翩
 成吉思尊可汗 奕奕具神威 赫赫掃烽烟 諸部款服 感恩德無邊
 天縱睿智 家衍淵源 武功震歐亞 雄風彌塵寰 不朽勳名 百世人欽羨

從這一首紀念歌裡，彷彿我們重睹到了成吉思汗的英姿，接下來由代表嚴總統主祭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崔垂言先生向成吉思汗行四獻禮，也就是獻花、獻香、獻爵（即獻酒）及獻帛（即獻哈達），再接下來是宣讀祭文，宣讀祭文時全場六百多人，鴉雀無聲，可惜的是，據說祭文不能對外公開發表，所以本文亦只好從缺了。

宣讀罷祭文之後，向成吉思汗像行三鞠躬禮，然後奏樂禮成。

按元太祖成吉思汗姓李兒只斤（或作博爾濟錦），諱鐵木真，蒙古族尼倫部人，據元史所載生於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亦即西元一一五五年，距今已有八百二十年了，他幼年失怙，又逢族人離散，孤苦零丁，端賴母氏額訶倫的養育教導，兼以鐵木真的天縱睿智、善處逆境，終於重新聚合離散的部眾，奠定統一蒙古的基礎，並進而征服漠北蔑兒乞、乃蠻、克烈等部族，於宋寧宗開禧二年（西元一二〇六年），在幹難河源大會所屬各部族，創九旂白旄纛，並接受部眾擁戴，被推尊為成吉思汗，至於成吉思汗的意義，歷來論者說法頗不

一致，總結的說，其意義是海內的皇帝或萬王之王，吾人如果以成吉思汗畢生的豐功偉績來看，這項海內的皇帝或萬王之王的尊號，成吉思汗應該是受之無愧的。

成吉思汗畢生史蹟，中外學者早已加以鑽研，且多有專著問世，本文僅就下列三點略作申述，用示尊崇。

一、威震歐亞大陸：成吉思汗為了報復花剌子模濫殺蒙古商隊並侮辱蒙古使者之仇，特親自率軍西征，掃盪阿富汗斯坦，威服印度河流域，嗣後並由其後裔完成另兩次西征，征服奇卜察克草原，大破俄羅斯聯軍，建立欽察汗國，統治俄羅斯幾達二四十年之久，以及威震中亞及西亞，建立伊耳汗國，使中華民族揚威歐亞大陸，到現代民族學者、人類學家對東方黃種人之學名稱之為蒙古種，而自民國肇造，蒙古族為構成我國五大民族之一，所以這種光榮實屬於我全體中華民族所共有。

二、形成我國版圖的輪廓：在元朝肇建以前，我中華民族各支系的生存空間，往往不在同一政治體系之下，如宋時，契丹族系之耶律氏建遼，女真族系之完顏氏建金、羌族系之趙氏建西夏、漢族系之趙氏則偏安江南，而在遼、金、西夏等轄區內，亦有為數不少之漢人；在大漠以北，更是部族紛立；使我中華民族四分五裂，及至成吉思汗崛起，東征西討，開疆拓土，奠定建立元朝的基礎，現在我國的版圖，雖確定於清代，但其輪廓却形成於元代，今日吾人號稱幅員廣袤，試問設無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創業精神，盡克臻此？

三、溝通中西文化：成吉思汗在我國歷史上固屬空前偉人，就是在整個人類史上，亦屬不世出的英雄，西洋史家威爾斯氏曾說：「成吉思汗……之豐功偉烈，足以震動世界，……在歷史上誠足稱為最著者，雖以亞歷山大武功之盛，以言廣袤尚不足此，而其傳佈及擴大人類觀念之影響，事雖難言，要之蓋可與亞歷山大之傳佈希臘文化相提並論也」，這種出自西方人口中的評論，益見成吉思汗的豐功偉績在歷史上的地位，成吉思汗及其子嗣在各次西征行動中，曾將我國三大發明傳到西方，間接影響歐洲的文藝復興及揭開世界近代史的序幕，同時亦將西方的天文、數學、醫學帶回東方，使東西文化交流，使人類文明邁向近代。

蒙胞例於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一日致祭成吉思汗，由來已有數百年之久，民

國創建後，伊克昭盟盟長沙克都爾禮布並會兼任成吉思汗陵寢奉祀官，民國三十年，當時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故總統 蔣公特派蒙藏委員會前委員長故吳

「成吉思汗傳」之九（續）

Harold Lamb 著

史耀古 譯

蒙軍北返 The return of the Mongols

金皇帝（譯者按：此時當指金宣宗完顏珣。西元一二一三年八月，金中都亂起，金右副元帥胡沙虎殺金主完顏永濟（衛王），迎立昇王完顏珣。）及宮廷隨侍離開燕京往南方逃難的時候，留下了王儲太子在京戍守。他不希望別人認為他放棄了帝國的心臟，起碼要撐起京城的門面，所以他留下皇家太子（譯者按：當指完顏守忠。）叫人民瞧瞧，維持著京城秩序的外觀。因此燕京仍然在堅強的鎮守之中。（譯者按：伐金之役詳見本刊四十一期。）

然而大臣們預見了逃難的劫數，人心惶惶，混亂的情勢開始腐蝕著全國的軍事武力。甚至連幾支御林軍都叛變投附蒙古人了。

此外京城裏又生出另一種反叛的現象，既然皇帝老爺遺棄了他們，這些世襲的王侯、朝臣和大官們便聯合起來，宣誓新的效忠，決心一戰，保衛他們自己。忠貞的軍士蜂擁至街頭，在雨中誓師，要與皇家太子和公侯共存共榮。在這一刻裏，由於懦弱的君主逃亡了，那種古遠而深邃的忠貞不貳的傳統精神再度顯現出來。

但當頑固的皇帝遣人召太子南來的時候，雖然大臣皆曰「不可」，太子只有從命，到底皇帝的意旨還是神聖不可冒犯的法令。太子悄悄的南去，只留下嬪妃婦女、守官、太監和駐軍，戍留燕京。

這事激起了忠貞之士的忿慨，悲憤的火焰凝聚成一片真正的大火，他們攻擊蒙古的前哨和圍軍，並派兵前去增援遼東，消救叛亂，這一鼓作氣之下，居然大有斬獲。

情勢的驟變，使得成吉思汗按兵不前，等待斥侯和臣僚們進一步的報告。他看清了整個大勢之後，便又立刻斷然行動。

他派遣最精銳的騎兵師南下黃河追逐逃亡的金皇帝。

時值冬天，但蒙古軍並不放鬆，兼程追趕，迫使金皇帝渡河退守至他的舊敵——大宋之境。蒙古騎兵也一樣渡河緊追不捨。他們在白雪皚皚的群山之間

忠信先生代表主祭，這是中樞致祭成陵大典之始，政府遷台以後，每年都在農曆三月廿一日舉行致祭成陵大典。

摸索前進，遭遇了深澗，則用鐵鍊絞繫矛柄和樹枝，搭橋而過。這一支騎兵師不顧敵人切斷後援，深入敵境，執意地追蹤向大宋求援的金皇帝的下落。大汗只好遣人召回這支行蹤不定的隊伍。他們在大宋城池之間繞著大圈子，迂迴行軍，越過了結冰的黃河，總算擺脫了糾纏，安然歸來。

大汗又著哲別諾顏快馬返回戈壁，安撫家鄉裏端端不安的諸統領們。之後，成吉思汗再遣速不台出兵觀望中國的情勢。可是這位烏爾罕一去便消失了數月，只做了一些例行的軍情報告。很顯然的，他對北中國的興趣不大，倒是帶回了征服高麗的戰果。這是他擅自行動，圍兵遼東灣所收服的新國家。此一將在外，奉全權，自行其是，不受節制的習氣，終為日後的歐洲帶來空前的浩劫。

汗本人則坐鎮大軍核心，臨近長城。這時汗已五十五歲了，孫兒忽必烈已生。（譯者按：此處可能為原作者之誤。忽必烈生於汗六十一歲時，伐金之舉在汗五十七歲時。從上下文事件推展看來，汗在此時當為五十七歲以後，六十一歲之前。又按下述之攻克中都燕京，時在西元一二一五年，汗六十一歲時。）於是，可汗便將統率大權分授予烏爾罕們，烏爾罕都是經得起大風大浪的部族領袖，過錯絕不會臨到他們頭上，更由於他們的動靜，子孫也沾得庇蔭，永遠不必耽心置之或懲罰。汗曾數過哲別諾顏統御騎兵大隊的本事，也歷練過勇猛威武的木華黎。

所以，成吉思汗安心的坐鎮大帳，聆聽流星快馬不食不眠趕來的消息，靜觀金朝終將崩潰的命運。

木華黎在遼東王子明剛（Bigen）的前導之下，大軍直指燕京。由於所率的蒙軍不到五萬人，他便折向東行，一路聚集大批的金國逃兵，兼併流離失散的金兵隊伍。此外，速不台在側翼巡弋呼應，最後來到燕京城外的第一道護牆之下，按紮兵馬。

說來，燕京城裏人員充分，武器及各種軍事裝備無一不全，本足以熬過圍城之難的，可是竟然支持不住，要歸咎金人軍令不一，衆心惶惶之故了。城郊

保衛戰方啓，金朝的大將（譯者按：當指金左副元帥抹然盡忠。）便趁著天黑棄城逃跑了，丟下了乞求了一道逃命的孀妃不管，任士兵們在大街上劫掠，不幸的女人們在大兵的吼叫驚嚇之下，絕望地到處奔竄。

劫掠之後便是大火，城中多處升起了火舌。皇宮裏，只見宦官、奴僕們穿過庭廊逃命，手中抱滿了金銀珠寶。宮廷大殿再無一人駐守，衛士們也早跟著加入掠奪的人群去了。

中都留守大元帥，皇族中人——完顏承暉（譯者按：爲金右丞相兼都元帥），不久前雖然接到了南逃的宣宗皇帝的聖旨：大赦犯人，重賞亡卒，然而這最後的「法寶」也歸徒然，根本幫不上孤立無援的完顏承暉。

事態愈顯得絕望無救，完顏承暉打算一死殉國，他回到內室，寫下了一封「燕京不保，罪當萬死」的奏摺。

他在這摺裏寫下這一訣別死書的時候，一面喚來家僕們，散盡衣帛財產。一面令一官員（譯者按：當指尚書省的令史（首席秘書）師安石，完顏承暉託他將奏表帶去汴梁。）準備毒酒，繼續寫著。

然後，他請這位朋友迴避，喝了毒酒。燕京在火焰裏呻吟，但見蒙古騎兵威猛難擋地湧進城來。

木華黎取得中都之後，先不管此一皇朝的崩頹，只一心搜集城中一切珍寶和軍需，著人趕緊呈上大汗。

在俘虜的金朝命官中，有一人是遼（契丹）的貴族，身材高大，鬚長齊腰，他深沉而清晰的聲音，引起了大汗的注意。汗問知他乃是耶律楚材。

汗說：「何君之事仇家耶？」

耶律楚材答道：「家父曾事於金，家人亦然，吾豈可貳心乎？」

新 疆 之 旅

(三)

第四章 滯留在額濟納河

額濟納河綠洲

額濟納河發源於青海省境的山脈之中，它灌溉着甘肅西部的綠洲，而流入北方的沙漠。它自流經甘肅邊境的鼎新縣後，分成兩條或三條主流及其他幾條

「君既事前主以忠，事我必當以忠，君其歸我！」

至於那些賣主棄國的囚犯，汗却下令處死他們。汗認爲這類人絕不可靠。事後耶律楚材果然爲大汗盡心策劃，勸說「天下馬上可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的就是他。

不知道究竟是因爲大汗真的認清了這番道理，抑是看清了大金的才學之士，正如大金的火炮戰具，對他是一樣重要，他總算接納了勸說。任命了許多遠人治理征服的金朝土地。

他當然也必看出了一點：就是這一大塊肥沃、人衆的金朝土地，絕不可能變化成蒙古人所渴望的水草游牧之地。而對於中國的商業藝術，哲學思想，奴化女人和僕役的封建制度，說真話，他是很鄙視的。但他欽佩重氣節的士大夫們在戰爭中，主子放棄以後，仍然表現出的勇氣風骨。大汗很能辨認出這些人的堅毅與智慧，實有助於他自己的帝國事業，而重用他們。耶律楚材就是個例子，他能占星預卜。

於是大汗便帶著各地呈奉的珍奇，以及一批中國的文人學士，回到了和林。而將新征地的軍事指揮大權，及南征金朝的大任，一併交託給木華黎。

他說：「這個地帶之內，木華黎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你們聽他的，要像聽我的一樣。」

歷史上從無一員老將蒙受這樣高崇的權柄。成吉思汗也真說到做到。木華黎在他新承管的疆土上，再也沒有絲毫的約束。

蒙古汗何以舉此一著棋步，是頗費人猜測的。無疑的，他必是想返軍加強西方戰綫的力量。也可能看出了要費一段長年累月的時間，才能征服全中國。不過，不可否認的便是，異鄉驕馳征戰結束之後，他對異鄉一切興緻也跟著結束了。

(未完)

臺克曼作
宋念慈譯

支流，再流向北方約二百哩左右的戈壁沙漠，而注入嘎順諾爾（居延海）和索果諾爾這一雙子鹹湖（此湖之背後，正迫近外蒙邊境）。這一帶便是額濟納河綠洲，長約二百哩，寬約三十至五十哩，爲土爾扈特蒙古人居住之地，叢生着白楊和檉柳，零星繁植着蘆葦的地方。這雖然是一個半荒蕪的地方，但是對於寂寥的戈壁旅行家來說，還算是一個有水有樹可資休息的避難場所。斯坦因和斯文赫定，不僅曾經實地調查過這個河川和雙子湖，而他們的汽車輪轍還曾壓分這地的砂子，甚至於還開飛機訪問過這一地方。因爲在距此幾年前，歐亞航

空公司的飛機，曾於此處降落，並從此向新疆作過勇敢的飛行。因此，外因、托魯萊和額濟納河，已經沒有前人未踏土地的魅力了。雖然如此，如僅照此地的地圖所能給予我的，對於我的旅行來說，可謂毫無用處。可是能指示給我們新綏公司汽車路之中國出版的粗糙地圖，還祇此一份。即使現存最好的英製地圖，對於我們從綏遠到新疆邊界路途的大部份，也完全屬於空白。

我們所野營的外因、托魯萊地方，適位於額濟納河最東端一條支流東側的綠洲邊緣。從此到南方的大丘陵中，在沙中埋沒着死滅了的喀喇和特之都。馬可波羅稱它為葉枝納，當時它正是古代唐古特王國（夏）的繁華之都。蒙古名的喀喇和特和漢名的黑城，都是「黑都」的意思。中國人還把甘肅省境內額濟納河的上游，叫做黑河。斯坦因等人都是以探險家的身分，探訪過喀喇和特廢墟，他們都已確定馬可波羅所指的葉枝納，即為同一地方。

外因托魯萊和喀喇和特

我們的遠征隊自出發以來，屢次所議論的問題之一，即如何越過這額濟納河之事。夏季期間，主流之水的大部分，均為上游甘肅省農民於灌溉用盡，故額濟納河的水流因之乾涸。而一至冬季，則凍結成冰。因之在這兩種情形下，祇要知道通過沙丘中的道路，便可很容易地駕駛汽車，渡過這些無數水路。但在秋季，額濟納河的主流，擁有過多的水量，致使汽車都無法涉渡，汽車則非遠向北方，迂回兩個鹹湖不可。這是行經一百五十餘哩戈壁沙漠令人可怕的荒寥部分，這是一段困難的旅程，對於全程所需汽油消耗量的估計，也必須加以相當修正。

根據在外因托魯萊所實行的調查，主流的水量很大，確實不能直捷地橫貫綠洲。因此，我們在十月五日便踏上了迂回雙子湖的征途。途中沒有水井，我們必須為汽車攜帶足敷三日之用的儲水，那就是說必須要攜帶五加侖裝的十二桶水。這是一段處處散佈着乾枯柳、砂與礫的茫茫荒野，這是一段困難而無聊的旅程。我們接近了較小的索果諾爾湖，跑過了由鹽覆蓋的湖岸低地，到處都搖蕩着鹽氣，真水和假水很難區別。這段沙漠，是在砂子之上，還覆蓋着一層礫石，雖然埋沒的並非太深，但是途中的大部分，都是在惱人的低速下行走。前進了七十哩，走到居延海之北的低丘之間，在那裏渡過了第一夜的帳幕生活，這一日的旅程中，不是車體碰上柳柳根子，便是水箱在沸騰的情形下，以高速檔或次速檔前進，在我內心裏，像燒灼一樣的刻下了分開夾雜石礫的砂子，往無限的前程突進，以及海市蜃樓的搖蕩，和被鹽所覆蓋的荒涼寂寥沙漠的印象。沿着北方的地平線，綿延着一連串山嶺，但據塞拉特的說法，山在外蒙那邊。說到生物，連一條羚羊都未曾遇見，頗令人發生與世隔絕之感。

翌日我們越過了山背的頂巔。此處，南方俯瞰居延海，北方，外蒙的丘陵

和山岳的美景，盡收眼底。我們認為似乎已經很接近了諾因包格得山脈，但據地圖來看，這一山脈又在蒙外境內。縱使未曾越過邊界線，但也必定非常接近了。不久我們便遇上了由北向南，亦即由庫倫和蒙外肅州和甘肅去的大駱駝路。經過了多少代由駱駝的足跡，所踐踏結實的駱駝路，比較起沙漠的其他部分，對於汽車交通，實遠為合適的地面。沿着這條駱駝路向南一拐，立即看出令人驚奇的好道路，實際上，很明顯這裏曾經是形成居延海一部分的乾涸湖床，經過這片湖床的數哩之間，它的平坦而堅固的地面，宛如我故國的幹線道路一樣，每小時可用三十哩的速度疾馳。

雙子湖迂回之旅

午後很晚通過古代堡壘的廢墟，我們又到了個有砂子和樹木的地方。接着，我們走近了用枯乾柳木所建造的望樓。這是南北走向的由庫倫—肅州的道路，與東西走向的由中國內地到新疆的駱駝路，相交地點的標誌，又一會工夫，我們到達了目的地——一個蒙古包和一間泥牆小屋而成的烏蘭喬奇。它位於額濟納河最西端交流的西岸。我們在這一條路上，沒有發生一件事故，從外因托魯萊在兩日之內，迂回了雙子湖，跑完了一百六十五哩的沙漠全程，這令我們感到非常滿意。

西額濟納河的烏蘭喬奇

烏蘭喬奇的住民是北平生的漢人稅務員和他的六名蒙古部下。後者的職務就是騎馬在沙漠中出巡，搜索通過的隊商，使他們不致於逃脫稅務人員的稅捐徵收網，或予以捉拿。這種極為簡單的制度，把漢人和蒙古駱駝夫們，對法律的順從性質，表現得極為明白。據說這稅卡從來屬於甘肅省，而現在則歸百靈廟的蒙古政府所轄。可是，這種中國邊塞的稅制，總是曖昧的，而且也是朝令夕改的。

在收稅員小屋背後，有一輛被放棄埋在砂子裏的載貨卡車。凡可拆卸的東西，已被剝光。這是南京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到此地視察旅行時，所損壞的紀念物。這對於美製釘有「雷歐快速卡車」的廠記，洵屬特殊的諷刺。因為它埋在砂子之中，決不會再度快速起來了。

我們仍像往常一樣面向東南，在額濟納河的最西端，幾乎能夠眺望乾涸河床的位置，紮下了營幕。在背後，直到西方地平線，完全擴展着渺茫一片的沙漠。在前方河床的彼岸有沙丘，生長着帶有金黃色秋葉的柳柳和白楊。在東方沙丘另一面的一兩哩處，可見有擁有相當水量的額濟納河主流之一。我們儘可能地把帳幕安裝得適合心意。因為我們知道在這裏爲了等待運送汽油駱駝隊到達，還必須等待一星期到十天左右。烏蘭喬奇一地，無論任何人均不會把它

選擇為長期滯留之處，可是我們却喜歡在此休息。我嘗試着在附近遊蕩、打獵、讀書、寫字，日子過得很快，氣候是戈壁性的典型秋天，夜間下霜，白晝則炎熱如焚，而午後則有自西吹來的強風。我每日清晨於太陽將空氣開始照暖之時起床，八時過後早餐。吃的是老茶、鮮奶、和在我帳幕自己烤的麪包。午前閱讀文件、書籍和地圖。午餐是咖啡、羊肝或羊腰子、醃豬肉、麪包和奶油蜂蜜。這是非常愉快的伙食。午後則獵槍散步。然後於午後七時晚餐——這一餐是湯和當地的羊肉，或用打來的野味和蔬菜燉起，配餅乾食用。這是最大限度單純化的生活。早晨既無報紙，晚間也沒有廣播新聞。老實說，這種廣播，如果聽，也並非聽不到。我們的汽車都在帳外並排停着，當由綏遠出發時，喬治、柴德爾鮑姆以亨利福特氏代理人資格，多方勸說，要我們買一架汽車用的廣播收音機。可是我拒絕這部奢侈品。因為我在綏遠試聽時，機器裏混雜着戈壁上的莫名其妙的雜音，南京和伯力（蘇俄在黑龍江和松花江會合處的重鎮——譯註）的音樂和宣傳的怪音以外，幾乎聽不到任何東西，同時我也考慮到收音機這東西，無論它的性質如何，在新疆難免釀成懷疑，我在秘密地和德里與南京有所謀議。

額濟納河畔的生活

在烏爾喬奇我們所住的帳幕周圍，有一個極具誘力的地點。那幾乎可稱為森林的空地，是一塊巨大的白楊樹間的空地，可是沒有好久，我便察覺出來，不帶雜盤，不確定所行經路途的方角，遠出逍遙是危險的。白楊（中國話叫做梧桐樹，維吾爾語叫做托姑拉克）往往從一棵樹幹同時生出白楊和柳樹葉子，是一種很奇妙的東西。另外還有一種生長像橄欖樹一樣大漿果的樹（中國話叫做沙棗兒樹）和兩種柳（紅柳和散柳）。我本想找到野雞（雉），但並未見到一隻。沿河會打下幾隻野鴨。偶爾也獵獲過沙山雞和野雁（鵠）。但一般說起來，狩獵都不理想。

我們同收稅員和他的部下們成了朋友，有時也和過路隊商的駱駝夫及商人們，一起聊天。他們都能夠會到從北平那麼遠的地方來此的高貴客人，感到驚喜，因為從前中華帝國的首都，對於這些西北邊疆的蒙古人和駱駝夫，現在仍為世界第一的都市。我們所遇見的旅客，大多數不是來自甘肅西部的肅州，便是向那裏去的。其中也有來自外蒙古的避難者喀爾喀蒙古人。而我第一次看到外蒙古的銀幣，也是在這裏。它鑄造得很好，大小約與舊盧布的銀幣相似，上面印有蒙古文字，在橫的新月之上，載着一個放射火焰的太陽徽章（註）。銀幣上的字（據塞拉特用國語的翻譯）是「一透格力克。蒙古全土通用。純銀十八克蘭姆」。

註：據格列達所著「新蒙古」一書，此紋章為成吉思汗頭盔的頂飾。

蒙古人通往新疆的駱駝路

從綏遠到額濟納河，在我們旅程的第一階段，我們常在長達數百哩的旅途上，眺望着外蒙的邊境而前進。總括地說，外蒙是在戈壁之北，內蒙則在戈壁之南。我們直到額濟納河的路線，總是通過戈壁的北部，途中大部分，右方的地平線，多為劃分邊界的山脈所遮斷。在這些山岳的那一邊，有外蒙的草原，從一切的觀點來看，它都是遠為容易行走汽車的地面。通過新疆的駱駝北路，以前是經過外蒙的。這條路自一八八〇年代楊格哈斯將軍開始，即為初期歐洲人旅行家所探的路線。假如現在仍能對此加以利用，則對中國內地與新疆間的汽車交通，確為一條最佳最易的路線。大戰後，外蒙的邊界一經封鎖，由中國內地到新疆間的商賈貿易，便不得不另尋其他路線，因之，經由善丹通內蒙的道路（拉鐵摩爾的「蜿蜒的路」），便逐漸為人所利用了。這條駱駝路通過戈壁中央，因為過善丹廟之後尚有沙原的關係，汽車交通是不可能的。現在沿外蒙邊界的汽車路，乃其後由塞拉特和柴德爾鮑姆弟兄及其他開拓者所發現。我們在不斷與這一沙原惡戰苦鬥的情形下，以憧憬的眼光遠眺北方的遠山，以及在山的那一邊的禁地。聽說那裏有良好的駱駝路和生有綠草的草原。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會激怒和從帳幕之中，凝視地平線上的丘陵，並懷疑在那塊禁地裏，實際上搞些什麼名堂。

要想對外蒙事情達成一個適切的結論，確很困難。在中國內地和內蒙，關於外蒙事情，可以說幾乎得不到任何可信賴的情報。而且即使能夠有一些蒐集到的情報，恐怕那也無非是對布爾什維克體制，持贊成或反對的任何一種極端意見，極富色彩的意見或宣傳。外蒙歷來因與中華帝國關係很深，但其為中國領土，實自滿清帝國始。一九一一年中國革命後，外蒙自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分離，名義上雖自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但實際上是在俄國影響下，成立了外蒙獨立政府。到是時為止，在蒙古所發生的事（如將俄國換成英國），是和西藏所發生的事態並行的。在大戰與俄國革命之後，中國政府於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〇年，又重新主張對外蒙的主權，廢棄了和俄國及蒙古人所訂的各種條約，並派軍隊前往庫倫，當時我正在庫倫訪問，親身目擊中國人再度占領外蒙的事實。但中國方面努力，迅即告終。由一個奇妙而又可怖的人物、溫格倫、修特命堡將軍所率領的白俄軍，前來襲擊庫倫，他驅走了中國軍隊，並虐殺中國人和猶太人，實行恐怖統治。白軍之佔領庫倫，成了給予布爾什維克一個干涉的口實，他們取代了白俄，侵入外蒙，趕走了白軍和那個狂暴的男爵，剝奪了蒙古各王爺和喇嘛的權力，建立了共產主義的蒙古共和國。從舊蒙古到新蒙古的這項可驚的變遷，由於一九二四年僅次於西藏達賴和班禪兩喇嘛的重要高

僧、博克達胡圖克圖，庫倫活佛之死而促進。

在中國和西歐，除對「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庫倫蘇維埃政府，業經鞏固地建立了一事之外，爾來有關外蒙事態，幾乎一無所知。俄國人當然招來了強奪蒙古的非難。因之，蘇俄駐南京大使，關於這一問題，一定也與外交部之間發生了許多紛爭議論。可是俄國人在外蒙的作法，實比中國人高明。恐怕大概大部分是成功的，而且它還得以利用鮮卑利亞的蒙古人——俄國布里亞特人，從事活動這一很大的優點。至於那種外蒙人希望返回中國、或其他什麼地方牧羊圈的想像，恐怕難免輕率之譏。大概像在俄領中亞往時各汗國一樣，許多蒙古年長之人，在赤色支配之下，大都深藏着嫌惡與不滿，但青年層在俄人保護之下，他們自己把新蒙古造成了和舊蒙古不能相提並論的形象。蒙古和西藏的佛教喇嘛教，在繪畫上有其獨特的特色和美。但它給予一般民眾生活上之空息的聖的庫倫，已有了電燈、汽車、飛機、電影院和近代的學校與醫院。

不管現狀的真相如何，在赤色支配之下，它是一個能夠絕對嚴守秘密的組織。它與中國之間斷絕了自古以來的通商和交通的結果，它和內蒙及中國東北的邊界，已被嚴重封鎖起來。也許俄國人會說：「蒙古人民共和國並不是蘇聯的構成部分，它乃是和蘇聯在同一基礎之上，所組織的一個國家。」可是外蒙的入境許可証，除了自莫斯科外，從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得不到的。莫斯科大概會將希望入境之人照會庫倫的。是以庫倫不與蘇俄以外的任何國家，締結公式關係。結果，自蘇俄以外的國家立場來看，外蒙已被自蘇聯以外的一切對外關係切斷。

譯註：爲了給蘇聯助威和增加票數，外蒙已於一九六一年由蘇聯挾帶進聯合國。

額濟納河的土爾扈特蒙古人

生活於額濟納河綠洲的蒙古人，從人種上看，是不屬於內外任何蒙古人的，他們屬於居住於新疆高地叫做土爾扈特西蒙古人的種族，在我們帳幕周圍，就是這種蒙古人居住，他們的羊群和駱駝群，就以散在的蘆葦爲生。此地的土爾扈特人，看樣子很多都是窮困的，他們騎驢到處走動。這種驢對於尊大而愛馬的蒙古人來說，並不是一種適宜的坐騎。某夜，有一位蒙古差人過訪。他是一位七十歲有奇的老人，他跨在由一個騎着白色小馬的隨從所牽着的美麗駱駝之上，從柳叢中，堂堂地走來，我們一同喝茶談天。他從額濟納河土爾扈特蒙古王那裏，帶來了問候之意。王爺的住處就在綠洲的某處，這位差人正是前往青海庫庫諾爾的庫穆布穆爾進香的途中。

汽油運輸隊的到來

時光易逝，太陽高照，西風猛吹，我們也開始爲汽油運輸隊的遲遲不來而焦慮不安了。十月十六日，正是我出獵野鴨和沙山雞的一天。一行疲憊不堪的駱駝，由柳叢中緩慢的出現了。我們的汽油終於到來了。於是我們大家一齊爲翌晨新的出發，而終日忙碌着準備向汽車上裝載東西。因爲不知道在新疆將遭受何等待遇，同時也不知道新疆所儲存的俄產汽油能否利用，所以我們不得不準備足以到達喀什的必需品。而同時烏蘭、喬奇既能爲我們汽油的最後補給站，所以也必需把所有的存油，全部帶走。在我的日記之中，記載着由烏蘭、喬奇出發時，新車裏裝着重達四千磅的五加侖鐵桶一百零八個，加上其他行李、旅行用具、和三四個人，總量四噸至多不少的負擔。

第五章 黑戈壁——從額濟納河到哈密

黑戈壁

十月十七日，我們從烏蘭喬奇和額濟納河出發了。此後走向哈密的四百哩旅程，是要經過橫亘在甘肅、蒙古和新疆之間、茫茫無人地帶的戈壁了。從各方面來說，都預期這將是全部旅程中，最難的一段。可是，實際上，這段路雖然岩石和山岳很多，但比起綏遠和額濟納河之間的砂原帶，對貨物卡車却反爲易於行走的地帶。我們這第二階梯的路線，即沿拉鐵摩爾、斯文赫定以及其他最近的外國旅行家們，所採的駱駝本道而行。但戈壁沙漠和蒙古邊界，地圖上並無充分的標明，即自額濟納河至新疆省邊界明水的一段地區，雖英國現存的最佳四百萬分之一亞洲地圖，迄今也仍屬空白。斯文赫定和他指導下的地形學者，一定會把這些空白填滿，可是據我所知，他們的業績迄今尚未在英國發表。

我們這兩輛裝載很重的卡車，自額濟納河往西，在堅固而平坦的沙漠上，痛快淋漓地滑行。也許由於終於越過了烏蘭喬奇和那有些沉悶氣氛的近隣之關係，我們精神已完全恢復，並加強了可以安全抵達新疆的信心。這是由於第一，我已將汽油全部裝載而來，其次，是我們已安全地通過了額濟納河的種種障礙。而且在當地的無線電台，也均未收到過來自迪化和平任何一方，足使我們陷於困惑的消息。同時，經過了八百哩的沙漠旅行，我們的一行已經具有了自信，並已學會了如何處理在戈壁沙漠路上，所發生的非常事件和日常生活。車行三十哩，我們通過了叫做蘆葦井的水井。自此往西，九十哩到百哩之間，再無一眼水。拉鐵摩爾會騎駱駝行經此路，並記載下「四乾燥帶」——駱駝夫們知道的困難（註一）。那是一段冷酷無情的荒寥地帶，路途之上有接連不斷的駱駝骸骨，點點散處各地。每條骸骨都說明着乾渴、疲勞和虛脫的悲慘。但這對於我們這種乘貨物卡車來旅行的人而言，祇要事態順利，四乾燥帶也

並無任何可怕之處。因為我們攜帶有水，即可將此形同禁地之戈壁的任何地方，在不到數小時之內，變成愉快的野營地。我們所需者，僅用做燃料的枯乾柶柳而已。而塞拉特經常不知是基於本能，抑基於經驗，他總能分辨出何處有無。

註：Owen La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istan.

野馬井和馬鬃山

進行之中，道路逐漸轉壞。車輛一路在攀登着奇形怪狀，由奇妙顏色的丘陵所形成、極盡變化之能事的風景。在丘陵之中，曾發現有類似頗為奇妙的礦石放置場和礦滓的堆積。不久，我們到達了四乾燥帶的終點，離山不遠，夾在山丘之間的石板井，同行之人到此都深深地喘口氣，放下心來。

再往下走，又到了沙子和石子的廣闊窪地。這並非用最低速排擋不能通過的，無數危險而多石的豁谷，可怕而荒廢的舞台。不知為什麼，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當時情景的細部，或停立於汽車之旁，貪食冷凍羊肝，喝熱水瓶裏的熱咖啡，吃抹奶油的麪包和備有蜂蜜之午餐的情景。雖然如此，那可稱得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情景！由此又越過了無數重的山、和野馬井附近的重疊巖石達坂。所謂野馬井真是極適於這一荒涼地點的名字，從此往南看，又出現了叫做馬鬃山的高大山脈，在一段短暫的時間之內，它始終未離開我們的眼界。這條山脈被人想像與馬鬃相似，這就是中國話名稱的意義。阿爾特博士的西特洛因遠征隊，由肅州到明水是走的駱駝路，他即曾越過這一山脈。阿爾特博士一行，曾發現了牧草茂盛、水泉豐富，並有山羊、和野生的羊、馬、驢等出沒的地帶。順着駱駝路橫貫黑戈壁的荒蕪不毛之地，居然能在其極近之處，有這種令人快意的地域，委實令人夢想不到。在戈壁的西方尚藏有無數的秘密。雖說在此附近有野馬和野駱駝，可是我們並未發現有任何實在的証跡。野生的驢並不稀奇，又由於中國特有的馬馬虎虎勁，屢屢把牠們叫做了野馬。野馬井這個名稱，恐怕也是這麼來的。

第二次故障

這一天我們因為路面好，所以準備突破一條長的行程，故在清晨即行出發了。我們已經爬到海拔四千呎或更高的地方，穿越夾着砂質豁谷的多石山脊而前進。一會兒往有散亂岩石的斜面上爬，一會兒又沉重地在砂礫之中，衝出一條道路，隨後又在由堅固砂礫而形成之平坦緩斜面上，快速地疾馳。兩小時又半，我們前進了三十哩。這是相當超越了平均的比例。可是在戈壁的汽車路上，未來的瞬間究竟要發生什麼事，任何人也無法預想出來。不久，車子開到了名叫火燒井的水井。這是一塊全面都由白鹹所覆蓋的可怕場所，井裏的水

惡臭而又帶有苦味。車子在這裏暫停了一下，大家休息抽煙，不曉得那個人大聲喊叫，並用手指着那輛古老的卡車。我們吃驚的看了一下，發現是後部彈簧支架遺失掉了一個，致使彈簧的兩頭在空中垂下來。為了在傍晚以前能把我們送到公坡泉有甜水之處，趕工修理，費了好幾個鐘頭。這是「依宰爾號」Edsel 的第二次大故障。

公坡泉（註）有蒙古包兩頂，和泥抹的小屋兩座，新綏汽車公司的停車所和稅卡，就住在這裏，泉水甘甜可口，周圍生長着蘆葦和草叢，相當茂盛。此時雖已枯乾，但在夏季，便幾同綠洲一樣，毫無疑義對於旅行者，將是一個頗為愉快的土地。我們的路線，在此已與連接甘肅安西和外蒙烏里雅蘇台、庫倫，由南向北走的道路相交叉。自烏蘭喬奇稅卡移交給白靈廟內蒙政府之後，甘肅省政府又在這裏給駱駝商新設了一所加重負擔的收稅卡。中國邊疆的隊商貿易，簡直是商人和稅吏毫無止境的鬥爭。

註：泉或泉水為甜水之泉，井或井子為水井之意，戈壁沙漠之井水，多污穢而苦。公坡泉的蒙古名為巴因、布魯克，「豐富的泉水」之意。

黑戈壁的喇嘛破廟

在走近公坡泉泉水時，要經過一段平坦的原野，在一個可以憑高遠眺的小丘之上，看見在遠遠的對方有一個小部落，很顯著地看出那裏有望樓和房舍。這一眺望吸引了我們的注意。這是因為我們自從由百靈廟出發以來，還從未見過配得上叫做建築物的東西。走到跟前一看，方纔知道，從遠方看起來這是一个非常堂皇的城堡，而今實際上已成了傾頹的廢墟。這一殘壘直到幾年之前，還是使遠近戈壁隊商戰慄的蒙古喇嘛城堡。關於這一神秘人物，有無數的傳說和故事。據我聽說，他是在俄國生的喀爾瑪克蒙古人，為人暴躁而傲慢，據說他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曾經在中央亞細亞暴風式的政局之中，有過長期經驗，嗣後又承受了蘇俄革命和白、紅兩軍鬥爭的餘波，於蒙古境內瘋狂的戰爭與掠奪的一九二〇年代之初，來到了這黑戈壁的無人地帶落腳定居。在動亂時代的蒙古，發生了許多怪異之事，可是再沒有比談這位逍遙法外之喇嘛首領的經歷和冒險，更為奇妙的了。在三年有餘的期間裏，他支配着西部戈壁，他同附近通過的隊商敲詐勒索賈路錢，並廣泛地騷擾周圍的沙漠。結果，俄蒙聯軍在附近的一場小型戰爭中獲勝，這位黑戈壁的喇嘛，被殺於公坡泉的城堡之中，部下也做了鳥獸散。但其影響力現仍頑強地留存於附近一帶，圍繞着往來隊商野營的火光，有關他的故事，仍是膾炙人口，熱烈傳說。

若干歐洲人旅行家，也會在他們的著述之中，記載着有關黑戈壁神秘喇嘛之事。一九二一年自鮮卑利亞逃難到蒙古的歐森鐸夫斯基（註），實際上就會親眼見過他的催眠力。在歐氏名著之中把他叫做「Tushegoun Lama」，而

拉鐵摩爾則稱他爲假喇嘛“Chia Lama”，從庫倫往西藏旅行途中，經過公坡泉的俄國旅行家呂律西 Roerich，給他“Ja Lama”（假喇嘛）“Tenpei Jae-tsen”，“Pal-den”和“Nomun Khan Hutuktu”（諾門罕胡圖克圖）等許多名稱。此外，和拉鐵摩爾的駱駝隊一同來此的哈斯倫德 Haslund，則稱之爲“Dambin Jansang”，並有照片發表，在其上則說是諾音喇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年間，有一位在外蒙古居住的匈牙利人格雷達，則呼他爲假喇嘛“Dja Lama”。呂律西和其他旅行家，關於他的異常的經歷，都有所記錄，據說他曾居留俄國、西藏、印度、中國內地和蒙古等地。他曾被俄國監禁，在拉薩的拉穆寺學習，在北京的辟圖寺當差，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全蒙古對他無人不知，並對他頗爲駭怕。他是一九二〇年還和中國軍隊作過戰，嗣又與俄國布爾塞維克戰鬥，自紅軍掌握了外蒙統治權以來，他退至黑戈壁的無人地帶，自公坡泉的城寨之中，支配著這片沙漠。各種有關他的傳說，都一致認爲他具有超自然的（大概是催眠的）能力，並都強調他的殘忍狂暴性格。

註：請參考 Osendowski：Beasts, Men and Gods, Lattimore：Desert Road to Turkistan, Roerich：Trails to Inmost Asia, Haslund：Men and Gods in Mongolia, Geleta：The New Mongolia.（最後的著者，將這一喇嘛在科布多的支配，和他在黑戈壁的行跡與結局，混爲一談）。

明水及新疆省境

自從由額濟納河綠洲出發以來，途中不斷地逐漸上坡，到公坡泉已達海拔五千呎以上。我們仍繼續升高，進入了出沒野驢和羚羊的山脈。過了一個達坂，我們下降到戈壁的二山之間的平原。在這平原的盡頭，看見了保衛進入這丘陵孔道，但已被沙子埋沒的古代堡壘廢墟。不久，又看見了劃分新疆省界限的幾座望樓。

踏上了有約在先的（也是閉關不准出入的）省份境界的一瞬之間，反倒成爲我憂思的種子了。我不知道抵達之後將得到什麼待遇。我們走進了峽谷，到達了明水——那僅是毀壞了的、沒有房蓋的一幢小屋和泉水。這就是劃分省界土地的名稱。我本來預期這裏是有士兵、檢查護照、稅關和邊界保安隊的，可是，在戈壁的處女荒地之上，並無任何人烟居住的跡象。空虛的沙漠，荒涼不毛的沙丘，毀壞的小房子，其他一無所有了。

由中國內地到新疆之間的主要交通線，無論從任何方面，都是同那兩個地點，向山路聚集。那就是從甘肅省循貨車路到猩猩峽、或循蒙古駱駝路而到明水。從內地往新疆、或從新疆向內地去的隊商，幾乎沒有採取另外路線的。這兩地在現代地圖上都有記載，我們再到了地圖所明示的土地。

駱駝偵察隊

我們的路線走過了到天山北路巴里坤（鎮西）駱駝路的交叉點，開始跑向平坦的豁谷。山岳、盆地、平原、豁谷等等，在分水界和山脊上；就宛如漫不經心灑撒的一樣，在戈壁的迷路上，往往會令人發生莫名其妙，究竟是往上走，抑往下走的感覺。實際上，我們仍是繼續往上行走的，在離明水九哩路的地方，跨越了劃分蒙古和新疆的主嶺，到達了海拔六千至七千呎的達坂。自此向新疆荒原進發，開始一段長的下坡。我們在此初次見到那令人難忘的天山的雪。

「天空的山」，這是報信給疲憊不堪的戈壁隊商，旅途的終點逐漸接近了。穿出沙漠的霧氣、高懸在天空、宛如戴着一頂雪冠的這些山巔，乃是喀爾里克塔克——維吾爾族人把俯瞰哈密的天山山脉之東端，做如此稱呼——的諸多山峰。

在此附近我們遇上了一個身穿羊皮袍子，在駱駝身上縮作一團的男人，與其說遇上了，還不如說是追過了他。他是我們自從額濟納河出發以來，在路上第一次遇到的人。他是公坡泉稅卡的一個探子，是被派出來探查來自新疆之駱駝隊商的。他指點給我們附近的水泉。我們便在此地做了進入新疆後第一次的野營。

氣化器凍結了

十月二十一日。在這相當高的地方，戈壁之冬已經告知自行到來。清晨，我們本打算早些動身，可是因爲一輛汽車的機器，無論如何發不起火，不知不覺就擱了一小時以上。最後終於將氣化器卸下，發現其中挾着一塊相當大的冰。冰塊除去之後，汽車馬上發動行走了。類似這種麻煩，此後還屢經遭遇。爲了能經得起駱駝輸送的動搖和衝撞，不是在洋鐵罐裏，而是在大鐵桶內我所裝的汽油之中，滲進了水和其他異質的東西。於刺骨的寒氣之中，打開凍了的氣化器，希望將雜物清除掉，十指冷凍如冰，攪弄着這供給「瓦斯」的東西，給它以輕聲的咒罵。汽油是汽車隊商的血液。而任何可得命名爲「瓦斯」的東西，甚至連燈油都可以發生，可是，汽油無論怎樣純粹，也無人嫌它過於純粹。

離開營帳，登上了心情開朗的臺地。於是一個戴着雪頂的喀爾里克塔克大山塊，在我們眼前展開了全貌。從我們站立的地方起，到山脚下，都擴散着渺茫一片的石礫沙漠。這裏的斜面是我們向所未曾遭遇的，既長又平滑堅固的地面，我們用猛烈的速度疾馳而下。我們通過了幾個有植物生長茂密的水泉，羚羊就在眼前飲水，令人驚異。在路上也碰到了向內地省分去的大隊商，駱駝都散放着，在附近的草樹叢中覓食（註）。大約在其中間，有兩名騎駱駝的男子，負着看守的責任。他們是我們友人的同事，是由公坡泉來此的偵察員，目的在於看視隊商是否逃避了稅吏的法網。

註：戈壁的駱駝隊商，由晨至午使駱駝食草，由午後到深夜，為上路的時間。

新疆最初的綠洲

我們向形成天山系東端的喀爾里克塔克左首前進。唯一孤立的丘陵，在遙遠的前方，做為目標是很有用的。漸行漸近，優雅的中亞白楊樹（當地人稱之為鑽天楊——譯者），回教禮拜寺和人民的住家，也都分辨清楚了。我們抵達了新疆第一個稱為廟兒谷（溝）的綠洲和「纏頭」（註）（維吾爾族）部落。

我到此又在找尋省境的驛站和駐軍。田園和房屋都化為廢墟，直到我們搭蓋帳幕時，向完全未見到一個人影。不久，出現了兩個男人一個女人和幾名小孩。這是我最初見到的纏頭。一行人都顯得非常貧窮。最初，因為語言的隔閡，而拖延了彼此的瞭解。我們這一行人，操蒙古語和華語會話，都可辦到。惟有關維族語言，則唯有依靠塞拉特和喬木恰前些年滯留新疆時，所學會的幾句簡單語言來應付了。我們盡了最大努力來說明，過一會兒這些維族人弄清楚了原委，把食物和燃料都盡力地搬來。但因這一綠洲在戰亂之中，被破壞無遺，故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東西。

註：因維民頭纏白布，故漢人往昔稱維族人為纏頭。

貨車道路和電線桿的交叉點

十月二十二日，我們走完了到哈密所剩餘的五十六哩。這條道路，除了一棵樹附近有一段行走困難的砂地外，都相當良好。在既有樹木又有耕地的這塊哈密大綠洲邊緣上的一棵樹，我們的路綫和由甘肅來的貨車道路合攏起來了。沿這條道路，前後一望，電綫桿的行列，無限地向地平線進展。經過中央亞細亞三千哩沙漠地帶，這一條從北平接連烏魯木齊和喀什噶爾，有名的地上線路，

現在業被放棄，在多少尚剩有電線之處，宛如花綵一樣，垂到地上。這條地上線，被破壞於戰亂之中，現在新疆省政府備有無線電台，自行管理。

在這附近我們初次見到了地下灌溉水路的組織。它是新疆許多地方綠洲生活的一項特色。若僅從外面所能看到的東西說，那無非是點點越過沙漠而伸展的一列水井，它乃是從高山，作緩緩傾斜，而流下沙漠平原的地下水路，互相連結起來而成的。可是水流到水路的終點，即不斷地從地下湧出，竟能潤澤離喀爾里克塔克相當遠的沙漠中之綠洲。挖掘這種地下人工灌溉組織所費的勞力，一定頗為巨大。何況維族人比起勤勉的漢人，又較為怠惰。但地下水路一旦建設完成，則山岳的涌泉和雪水，都流進了地下灌溉水路，它便能由此經常供給清潔而甘甜的水，把不毛的沙漠變成生產棉花、穀物和水菓等的微笑園圃（註）。

註：這種卡爾子 Karez 灌溉組織，自中亞一帶到波斯、巴基斯坦等地，均可見到。漢人呼之為坎井。（詳見本刊三十一、二兩期本文譯者所譯「新疆坎井灌溉起源之研究」一文。）

抵達哈密

維語稱為庫穆爾的哈密，為新疆舊土著王國之一，直到最後還保持着它的獨立地位。這位回王到一九三〇年尚相當保持着他的自治權。這年，最後一位王爺沙木胡索特逝世，省主席金樹仁想要收回地方行政權。省政府的這項干涉促發了哈密土著維族人的反抗，終於引起甘肅東干（即漢回）軍人的侵入和回教戰爭。哈密是新疆最大的且最為豐富的綠洲，與內地各省經常有大規模的陸商貿易。哈密瓜，中國人認為是世界第一，從前此地的回王要把它當做貢品，定期向北京的清廷朝貢。在政治上，哈密經常是進入新疆的東方門戶，現在仍是如此。

堯樂博士將軍

在向哈密行進之中，不管好壞我頻頻地搜尋着哈密當局對我們招待的性質有什麼徵候。終於在離城一、二哩之處，碰到了乘坐滿漢維文武官員的一輛汽車。他們全是地方要人，隨後又到來一輛卡車，裏面坐的是當地的軍事首長堯樂博士將軍，和其他的武官。我們一齊停車，趨前互相寒暄。接着以文武官員的車子在前，堯樂博士將軍的車子在中，我們的車子在這順序，邁向對我們的到達懸旗歡迎的哈密，車子直衝進街道上擁擠的歡迎群眾之中。我鑑於此

次旅行出發前所發生的困難，所以我的預想完全着重於相反的場合，故於接受此項優渥的款待之餘，衷心甚感不安，同時，也聯想到我們的到達和最近其他歐洲旅行人士（註）的抵達情形，頗有顯著不同之處。他們在哈密所受到的新疆介紹，是在瘋狂戰爭中的東干、維吾爾、漢人、槍林和彈雨的掃射，斬首和燃燒的村莊，暴行和由間不容髮之中，死裏逃生等的一場惡夢。所幸時勢變遷，又恢復了和平！雖然是中國標準的和平。

我們把車子開進了設於道台衙門內的招待所。那是個鋪着厚厚的地毯、住起來輕鬆愉快的房間，一會兒工夫之後，大家都聚於一室茶話。我們在這裏用了茶、哈密的水果、俄國的砂糖、點心和紙煙等等。這些蘇俄產品，我們滯留於新疆期間，隨處都可遇到。砂糖還不錯，可是紙煙就比戰前時代俄國的純良紙煙差得遠了。劉英麟道台是甘肅省的漢人，我在很久之前曾與他有一面之緣。其他文官之中，還有迪化外交特派員萬賢炳（此人後來又化名為萬獻廷，係蘇俄所派共黨——譯者），他是由督辦特別派遣前來哈密歡迎，隨行有兩輛滿載士兵的卡車，將我們一同護送至省。

註一：請參閱An Eastern Odyssey and Big Horse's Flight中所分別談過的西特洛因遠征隊，以及斯文赫定探險隊的冒險。

註二：新疆當時將道台（尹）改稱行政長。但道台之名稱，現仍為民間所沿用，因為它既簡單且一向為人所週知，所以我也沿用了這一名稱。在中國內地各省，道台之制業經廢止，並以縣為單位了。（按道台之設，原期其能發揮分區督導作用，但新疆自二十二年之後，省政府行政實權悉由督辦直接控制，故道台（行政長）之功用，實已名存實亡。——譯者補註）

註三：督辦之名稱，現中國內地各省已不使用，新疆之督辦，全稱為「新疆邊防督辦」，相當於清朝的總督。

哈密的款待和參觀

我們在哈密停留了兩天，維族的堯樂博士將軍和漢族人劉道台二人，成了款待我的共同東道。這兩位是我們今後在新疆到處可能面對的、漢維兩族共同統治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款待可說無微不至，這也成為我們停留新疆期間所給予優厚待遇的開端，滿臉留有鬍鬚、年紀已過壯年的維族堯樂博士將軍，是一位非常和藹可親的主人。自從前的舊回王沙木胡索特的時代起，他即已成為哈密的著名人物。一九三〇年舊回王之死，成為最近叛亂的發端，堯樂博士在此動亂的初期，實為哈密維族首領之一。但於其後幾年間的混亂和戰鬥時期，他和一般的維族人，都和漢族人接近起來。現在堯樂博士是新疆東方門戶哈密首屈一指之人。他和他部下的士兵，穿起維族服裝時，最為適宜。因為他們穿起中國軍服的容貌，不知為何，總覺得有一種奇異的不調和之感。

次晨，早餐之後，喝下了一杯濃厚的鮮奶，精神為之一振，遂乘馬到附近

觀光。我們的一行是我和長鬚飄飄、身著軍裝、騎着備有華麗裝具之馬匹的威武堂堂的堯樂博士將軍，頭戴中亞阿斯脫拉罕小帽、深為二千年文化薰陶、超然優雅具有中國紳士型的劉道台，和戴一付像夜貓子一樣的眼鏡，馬騎得不太好，但具有學生型的愉快青年萬氏，更加上一隊衛兵和幾名武官，以及下級文職人員。我們所騎的馬是新疆出產最好名馬的地方，喀喇沙爾（焉耆）所產的美馬，更配以安集延所產的鞍子。這種馬鞍，鞍頭很高，從造型來看很寬，坐起來很舒服。這是把中國和蒙古式的鞍子，對於不具有歐洲人和其他不具有遠東人種那樣臀部構造之人，騎起來極不舒適的鞍子，大加改良而成者。一行人馬有時緩步，有時在濛濛沙塵之中，帶着小走前進，路傍的維族百姓，向堯將軍舉手致敬。我們參觀了歷代哈密王的陵墓，宮殿的廢墟，主要的回教禮拜寺，因由叛軍固守而被完全破壞了的漢人廟宇龍王廟，以及九龍樹等地方名勝古蹟。最後的九龍樹是漢族人盡人皆知的奇樹，那是從一個根生出九條幹的老柳，它和哈密的大部分一樣，也在戰亂中破壞。

哈密由三個城市形成。一個是我們所住宿，有道台衙門的舊城，一個是有宮殿但已化為廢墟的回城，另一個是原為漢人居住的市街，而現由堯樂博士將軍的維族部隊所駐紮的新城。到處都是廢墟。漢人曾死守此地，抵抗東干、維吾爾和哈薩克的攻擊，郊外和回城的大部分，均化為一堆瓦礫。

第二天是繁忙的，我們又享受了劉道台和堯將軍兩人的宴會。我們吃的主要是中國酒席，這是由隊商和新綏公司的汽車從天津輸入的，最合乎慣例的珍饈美味，為了適合維族人口味，更加上了羊肉抓飯。我們喝的是都貼有英文商標Savin Trust U.S.S.R.的樹刺、克蘭倍莉，以及其他白蘭地等類，既烈又甜且帶有油性的俄國酒，用以代替中國酒（我說的是沒有比這再衛生的酒精、金黃色的紹興酒）。代替中國式軍帽，換戴了維族式室內小帽的堯將軍，作了宴會的慇懃主人。

新疆的紙幣

我們在哈密初次見到了新疆的紙幣——此地一枚中國銀元可以兌換五十兩票面的紙幣三十六張至四十張，那真是世所罕見的、最難看的兩紙幣。本來兩是相當於一美元三分之一的銀重量，看到這種貶值的情形，真是驚人。我們從沿海地方帶來些銀元，發現到處都對它非常需要，可是，兌換還必須巧妙地處理纔行。因為如果照附有相當罰則的佈告官價來兌換，那便和在黑市所兌得的數量，大有懸殊了。新疆一般通貨的行情，本來已夠混亂，加以我們在新省滯留期間，中國政府更把銀幣的流通完全廢止，僅以有其一半價值的銀元紙幣來代替。可是我們並不知道這項驚人的發展，仍然把我們所帶來的銀元，兌換來滿口袋新疆當地的紙幣。——待續——

會務報告

一、中國邊政協會六十三年年會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廿五日下午四時

地點：台北市中山南路一號立法院第二會議室

出席人數：九十七人（詳簽名簿）

主席：阿不都拉

主席報告：

紀錄：李憲章

各位理監事、各位先生：今天是本會一年一度的年會，在這一年中，本會的業務，可以說沒有甚麼新的發展，僅維持本會所出版的「中國邊政」季刊如期發行。本來計劃上，準備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但因人力、財力的關係，可以說沒有甚麼作為；至於去年年會所交付的任務，以及本年做了些甚麼事情，我想請本會李總幹事啓元先生另作詳細報告，並請各位多多指教。

工作報告：（見另文）

討論事項：

通過電文：

（一）上 總統致敬電。（附後）

（二）向陸、海、空三軍將士致敬電。（附後）

（三）慰問大陸邊疆各地區反共抗暴愛國同胞電。（附後）

臨時動議：

周開福先生提議：

（一）增加致散居海外邊疆同胞慰問電案。

決議：通過。（附後）

（二）建議本會今後對邊疆語文多加研究或開辦邊疆語文班案。

（三）擬請出版蒙、藏、維文叢書或以蒙藏維文印行中國邊政各一期案。

四擬請有關主管機關轉飭學術機構設置邊疆語文獎學金案。

決議：以上三案交下屆理監事會議參考研究。

伊西娜珍提案：

為追念已故本會創始人李永新、張志智、趙波、廣祿諸先進，在一年一度年會大會進行前，默念一分鐘，以資追念案。

決議：通過。

進行選舉：（選舉第二十二屆理監事）

推定監票、發票及計票人員：

監票：徐伯達

發票：林恩顯、徐東濟

計票：史耀古、劉學鈔、黃美足、何耀彰、陳錫勇、林靜玉

選舉結果：

阿不都拉 周昆田 伊西娜珍 宋念慈 哈勒楚倫 周開福 徐伯達

林恩顯 劉廉克 劉學鈔 李啓元 劉義棠 羅桑益西 艾拜都拉

達穆林旺楚克 徐東濟 趙尺子 陳孝賢 許占魁 童世奎 烏占坤

（以上廿一人當選為理事）

包克 烏尼吾爾塔 海玉祥 于榮寶 林繼庸 德古來 杜固爾

（以上七人當選為候補理事）

王枕華 芮逸夫 胡良珍 胡格金台 張興唐 張遐民 札奇斯欽

（以上七人當選為監事）

周定福 楊俊生 格桑羣佩 （以上三人當選為候補監事）

上 總統致敬電

總統蔣公鈞鑒：共匪禍國，大陸沉淪，仰承 鈞座英明領導，生聚教訓，勵精圖治，實施九年國民教育，舉辦十大經濟建設，國富民殷，士飽馬騰，光復大陸，指日可待，本會團結邊疆各族同胞，擁護國策，共效忠貞，茲值六十三年年會之際，謹電致敬，恭請垂鑒！中國邊政協會(33)文(有印)

向陸、海、空三軍將士致敬電

國防部轉陸、海、空三軍將士勛鑒：共匪竊國，民生塗炭，我三軍將士，枕戈待旦，夙夜辛勤，攜手並肩，團結一致，誓滅共匪，重光禹甸，緬懷忠勇，曷勝欽仰，茲當本會六十三年年會之際，特電致敬，並祝勝利！中國邊政協會(33)文(有印)

慰問大陸邊疆各地區反共抗暴愛國同胞電

大陸邊疆各地區同胞均鑒：共匪竊據大陸，暴政百出，摧殘文化，消滅宗教，殘害人民，莫此為甚。我邊疆各地同胞，為爭取自由，反抗毛匪暴政，義旗高

擎，不屈不撓，海內外聞悉，咸表欽奮，現共匪內部，鬥爭日亟，暴政必亡，史有定例，相信共匪覆滅，為期當不在遠，希望我大陸邊疆同胞，一致響應，總統號召，擴大敵後反共怒潮，配合我政府討毛救國聯合行動，淬礪奮發，戮力以赴，茲值本會舉行六十二年年會之際，特電慰問，並祝

勝利。中國邊政協會(63)亥(有)印

二、中國邊政協會六十二年度工作報告

主席、各位理監事、各位小姐、各位先生：本人就本會六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六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止一年來的工作情形，作概略的報告：

「我們的工作：

(一)本會本年度理監事聯席會議及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共召開五次，另外舉行學術座談會及籌編蒙、藏、維文字典計畫會議各一次，共計舉行會議七次。

(二)本會是一個民衆團體，工作範圍只限於邊政方面，而且因財力的限制，也無法樣樣都做。本年的工作較為重大者，計有：

1. 雜誌變更登記：本會前理事長兼「中國邊政」季刊發行人張志智先生去年底逝世後，根據出版法規定，雜誌社發行人登記必需變更，經本會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定，請周昆田先生繼任中國邊政雜誌社發行人，此項變更登記事宜，業於本年三月間辦理完畢。

2. 會址之遷移：本會自成立以來，迄今二十一週年，始終無固定會所，所以會址常常變更；最初階段是借用立法院邊政委員會為本會通訊地址；第二階段是雜誌社成立後，申請了電話，但亦隨即發生無裝置處所之困擾，當時只有寄裝在本會會員所開設的公司行號，作為本會(社)通訊連絡地址，唯公司行號地址時常變更，工作聯繫上諸多不便。第三階段是蒙藏委員會前委員長郭寄嶠先生，在蒙藏委員會內暫借撥一室使用。嗣經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結果，決議將本會所有圖書、文件及電話遷至新店鎮十二張路一〇七巷四九號本會幹事李憲章先生住所的空餘房間內，作為本會(社)永久地址。已於本年四月間搬遷就緒，並訂立租賃契約，酌付象徵性租金。

3. 舉辦邊疆社會組織學術研討會：本會常務理事林恩顯先生，認為本會既為「中國邊政協會」，對於邊疆民族之社會組織(結構)及風俗習慣應有所了解，乃建議分別舉行邊疆民族社會組織(結構)及風俗習慣研

致我國旅居海外蒙藏維回各族同胞電

旅居海外各國蒙藏維回同胞均鑒：共匪猖獗，禍國殃民，致使我同胞流離失所，遠走海外各國，憂患飽嘗，艱辛備歷，同仁等每一興念及此，無不倍感神馳，現在我政府還台後，在總統蔣公之領導下，經濟繁榮，教育振興，軍民一體，上下一心，反攻大陸，為期不遠，茲值本會六十二年年會之際，特電慰問，並祝旅祺！中國邊政協會(63)亥(有)印

討會，邀請專家學者及邊疆舊宿做專題講演及研討，並做成紀錄，供學術界參考研究，經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分蒙古、西藏、新疆三部份舉行。蒙古部份已於本年五月廿五日舉行研討會一次，由白雲梯先生做專題講演。至於西藏、新疆二部份，因主講人尚未邀妥關係，迄未舉行，擬留待下屆理監事會議研究辦理。

4. 蒙藏維文字典編印計畫：本屆理監事聯席會議以會員曾有建議，認為目前國內缺乏邊疆各族語文字典，經決議分別編纂蒙、藏、維文字典各一種，做為本會本年度重要工作，經過常務理監事會多次商討，深感這三種字典的編纂工作，至為繁重，所需經費甚鉅，非本會人力、財力所能勝任，後經本會理事長阿不都拉先生商請國家科學委員會予以資助，該會原則上支持該項計畫，唯本會係民衆團體，碍於規定，不能直接請求資助，必需以學術機關名義申請，並會於本年六月八日邀請有關人士舉行籌編會議，推定哈勒楚倫、歐陽無畏及阿不都拉三位先生負責擬訂蒙、藏、維三部份字典編印計畫，現在蒙文部份計畫已經擬妥，藏、維兩部份正在研擬中。

5. 編印邊政叢書：本會成立以來，迄今廿一週年，曾編印邊政叢書兩種，一為有關新疆方面的，一為有關邊疆文字方面的，本年度又編印邊政學術性專刊兩種，一為滿清統治蒙古政策，一為滿清統治新疆政策。

三、我們的雜誌：

本會最重要的經常工作，就是發行「中國邊政」季刊，本年共發行四期(46~49期)。中國邊政雜誌自成立以來，迄今已十一年，每年四期，從未間斷，發行地區，包括國內外各學術機構與國內各機關學校圖書館。每期發行一千份，一律免費贈閱。本雜誌社之經費來源，一部份是會員會費及捐贈，另一部份為有關機關之補助。本會目前所存之基金，多係過去雜誌社之盈餘撥入基金存

儲。自去年能源危機發生以後，物價高漲，印刷費增加兩倍以上，過去每期印刷及稿費約一萬元左右，而現在每期印刷及稿費約二萬五千元左右。自本年一起，現有年度經費預算，已不敷開支。因此，雜誌社的經費頗感困難。常務理監事會對此問題，曾經多次研討，迄無良策，只有以開源節流方法維持繼續發行。所謂開源，除本會會員捐助外，擬申請有關機關增加補助。所謂節流，即印刷方面，由檢字排版改為打字照相影印，俾資節約。

三、我們的經費：（略）

四、我們的會員：本會於二十一年以前成立時，只有會員幾十人，當時的會員多

半是出生於邊疆的，或在邊疆各省工作過的，或熱心邊政工作的各族人士。爲了吸收新血輪，本會歷年都在注意吸收新會員，這些新會員都是研究邊政或專攻民族社會學或專攻邊疆民族語言的青年才俊之士。截至六十二年底本會會員爲二百五十人，今（63）年入會的會員有龔雨波等二十七人，所以本會現在的會員人數是二百七十七人。今天發給諸位的會員通訊錄，如有住址及電話變更的，請予更正。

以上是本會六十三年工作概況，如有錯誤或不週到的地方，請諸位小姐諸位先生，多多指教！

三、中國邊政協會理監事第廿二屆第一次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下午三時

地點：立法院第四會議室

出席：劉康克 張遐民 李啓元 徐伯達 許占魁 童世荃 林恩顯

伊西娜珍 達穆林旺楚克 周昆田 劉學鈔 胡格金台 阿不都拉

周開福 哈勘楚倫 宋念慈

主席：阿不都拉

紀錄：李啓元

報告事項：

一、李總幹事啓元報告：

（一）今天開會的程序是先開本（22）屆理監事聯席會議，選出常務理事七人，常務

監事一人，然後再接開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二）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之選舉，向例係採用推選方式。本次會議究用選舉方

式抑用推選方式，請決定。

決定：仍用推選方式。

選舉事項

一、推選阿不都拉、周昆田、伊西娜珍、宋念慈、許占魁、劉康克、林恩顯等七

人爲常務理事，并推選許占魁爲理事長。

二、推選胡格金台爲常務監事。

散會。

三、中國邊政協會常務理監事第二十二屆第一次

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下午四時

地點：立法院第四會議室

出席：許占魁 周昆田 阿不都拉 宋念慈 劉康克 伊西娜珍 林恩顯

胡格金台

列席：徐伯達 李啓元 劉學鈔 李憲章

主席：許占魁

紀錄：李啓元

報告事項

一、李總幹事啓元報告：

有關中國邊政協會暨中國邊政雜誌社六十四年元月份經費收支情形（略）

討論事項

一、推選阿不都拉常務理事兼任本會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于榮寶、格桑羣佩爲

委員，并決定基金存單由于委員榮寶保管。

二、推選宋常務理事兼本會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

三、推選劉理學兼本會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常務理事恩顯兼任委員。

四、推選李理學啓元兼任本會總幹事，于理事榮寶、徐理事東濟兼任本會副總幹

事，李憲章先生爲幹事。

五、本會入會費及年會費廿年來未加調整是否酌予調整請討論案。

決議：自本年元月起入會費及年會費調整如左：

（一）入會費每人五十元。

（二）年會費每人五十元。

散會

編後記

本年四月五日夜十一時五十分，我們所敬愛的總統 蔣公因病崩殂，一時疾風驟雨，雷電交作，天地爲之震動。總統 蔣公是千古的聖哲、世紀的偉人和中華民族的救星，他的逝世，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大不幸，也是全世界億萬反共產爭自由、廣大群眾的無比損失。

總統 蔣公的去世，使全世界民主自由國家，回想起在二次世界大戰中 蔣公對世界的貢獻，也使全世界喜愛民主自由、反對共產主義人士回想起，並重新認清了 蔣公就蘇俄毛共侵略性質所提的忠告與警告之正確。

蔣公在戰後與盟國領袖共同創立了聯合國，但現在它已變成城狐社鼠蟠踞之丘墟，深違當年創立之本意， 蔣公在戰後也挽救了日本的淪亡，以以德報怨的崇高儒家理想，發揮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文化精神。自從政府遷台以後，努力實行三民主義，和平順利地解決了中國數千年來，向所未能解決的土地問題，給台灣社會帶來工業化遠景，安定與繁榮，也給人民普遍帶來民主自由平等的幸福。這是在全世界普遍擾攘不安的情況下，極爲難能可貴的現象，無怪爲舉世所推崇。反觀大陸人民，則日日處於共匪奴役壓迫之下，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一切自由被共匪剝奪罄盡，致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故當 蔣公崩逝之後，台省全體民衆如喪考妣，野祭巷哭，哀痛至極，以其有大功德於民也。大陸人民於無線電廣播及空飄傳單得悉 蔣公噩耗，亦紛紛來函，表明悲悼，誓爲政府後盾，及反共復國之決心。

本會全體會員於驚聞總統 蔣公崩逝噩耗後，當即電唁 蔣夫人暨蔣院長，表示邊疆同胞一致哀悼，擁護政府，在黨的領導下，爲反共復國，誓效忠貞之赤忱。

四月廿八日，中國國民黨召開了十屆中央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全體出席人員一致以銜悲誓志的革命情操，敬謹接受 總裁遺囑，全力奉行，並決議將黨章第五章「總裁」一章保留，作爲執政黨永恒之紀念，與對 蔣公之尊敬與崇仰，臨全會並決定中委會設主席一人，一致推選由蔣院長經國先生擔任。本會於竭誠歡迎之餘，亦馳電祝賀。

本刊本期選登邊疆人士悼念 蔣公文字數篇，藉表哀思。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五十期

發行人：周

昆

田

社長：宋

念

慈

兼主編：宋

念

慈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台北縣新店十二張路107巷49號
電話：九一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孚佑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襄陽路三十七號五樓
電話：三八一六〇六五